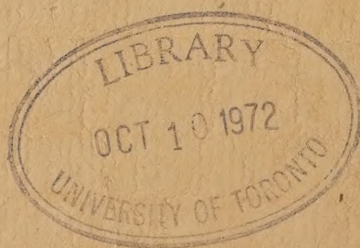

LIBRARY
OCT 10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平遥縣志卷之十一上

藝文目錄

元故少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司僉梁公神道碑銘并序　李元道

大朝宣授沁州長官贈沁陽公神道碑銘并序　李鼎

故明威將軍吉州路達魯花赤杜公表銘碑并序　杜思敬

故承務郎固鎮鐵冶提舉杜公神道碑　杜思敬

明

奉詔陳言疏洪武九年　葉居昇

國朝

平遥縣志卷之十一上

藝文志

士以器識爲先以文藝爲末固已然有時潤色鴻猷歌揚盛德則又非文莫傳元明以來若名賢之記載逸士之題跋騷人之吟詠固已彬彬稱盛矣

國朝稽古右文英才繼起一時之文人學士往往遊覽於此題詠名勝或爲長歌或爲促節摛藻揚葩不無可採其餘碑記傳序諸體出於鴻儒鉅筆藝苑耆英足爲儒林增重者亦復不少茲爲續修志乘訪諸山

邨野寺之中披瓦礫踏榛莽廣爲捜羅擇其尤雅者
筆諸簡册俾後之覽者慨然於斯文之未墜而奮然
興起焉則幸甚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晉　孫楚

苞白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
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
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
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
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歴數將終桓靈失德災

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塗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旣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嶽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

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
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
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
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
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
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
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
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
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幾長轡遠

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深入其阻弁
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
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
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虢滅虞亡韓弁魏
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
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
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
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俊乂
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

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相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尙崇城自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諭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釐然改容祗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

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兖豫爭驅八衢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游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誡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白

遊天台山賦并序　　孫綽

綽字興公太原人也爲永嘉太守欲解印以向幽寂聞此山神秀可以長往因使圖其狀遙爲之賦賦成示友人范榮期榮期日此賦擲地必爲金聲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者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元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也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瓌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迥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峰於千嶺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

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
遥想而存之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
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永託茲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
散懷
太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
阜嗟台嶽之所奇挺實神明之所扶持蔭牛宿以曜峰託
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應配天於唐
典齊峻極於周詩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智者以守見而
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曉哂夏蟲之疑冰整輕翮而思矯

理無隱而不彰啟二奇以示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覩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邱尋不死之福庭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蘢陟峭崿之崢嶸濟楢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跨穹窿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屛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旣克隮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藉萋萋之

纖草蔭落落之長松覩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嚶嚶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追羲農之絶軌躡二老之元蹤陟降信宿迄于仙都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於林閒玉堂蔭映於高隅彤雲斐亹以翼櫺皦日烱晃於綺疏八桂森挺以淩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涌溜於陰渠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王喬控鶴以沖天應真飛錫以躡虛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閒害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虛目牛

無全疑思幽巖朗詠長川爾乃義和亭午遊氣高褰法鼓
琅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肆覲天宗爰集通仙挹以元玉
之膏漱以華池之泉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悟遺
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閒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元
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
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

大唐故上柱國梁府君墓誌并序　唐

君諱思字恭其先安定人也昔秦仲伐西戎有功周平王
東遷封少子康於夏陽梁山因而命氏其後竦因才著冀

以榮稱禮樂弓裘千載不墜曾祖志成祖從政父當意並立言立德爲龍爲光前史詳矣君幼重儒素長好交游義及友于信誠鄰里不羡榮貴以素琴濁酒爲娛釁荒郊有事大國用師公奮不顧身掃清邊鄙特蒙累功加上柱國錦衣緑服宗族爲榮嗚呼四時流謝易往難追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大歷十二年七月三日遘疾終於家也春秋八十有七夫人清河張氏閨闈秉德婉孌宜家蓬首終年不移霜操廣德二年八月八日奄然長往公有二子伯曰崇璧次曰廣濟孝情充著追遠恩深遂展靈儀旋開兆域以

貞元九年歲在癸酉十月十四日卜麟鳳福慶之穴得鷄犬鳴吠之辰合葬於平遥城西北一里舊塋禮也詞曰寒郊十月四序旋周白日朝暗黃雲暮愁蕭蕭壙野鬱起荒邱八世此謝泉臺路幽惟餘刻石萬古千秋

修清虛觀碑記　　宋　謝悰

三晉之地古爲冀州北接燕代據鴈門雲中之塞東達趙魏帶太行碣石之險大河界其西汾水貫其中堯之所都晉之所封唐之所興地也澤潞以北平川千里鼎足分峙者弁晉汾而汾之爲州地高氣爽土厚水深其民渲且重

桑麻之沃秔稻之富流衍四境汾之盛也漢唐以來將相名臣古今相望汾之英也而平遥爲汾之佐邑其民崇儉節用有唐堯之風慷慨好義髣髴子夏干木之遺烈況夫山川秀麗物産之富庻人物之雄邁而道家之居至於卑陋而不修非所宜也清虚觀建於唐高宗之末年觀名太平天祚中嘗葺之本朝錫名清虛百餘年來廢壞不修日月浸久惟元始天尊像僅存焉旁穴上穿不庇風雨徒設門扇四無牆垣過者直入莫復誰何罷民遊手攘竊蒲博聚爲淵藪則所主者非其人也觀者莫不傷焉其後得道

士武太文居之太文質直而好義凡觀之田有所收入用以修完棟宇贍給往來秋毫之微不私於已惻然悼觀之蕪廢經營鳩集不避寒暑人知能完其居也朝散龔公憫太文之有志自捐其資以成就其所欲為而公節操行誼素為鄉里士大夫之所信服故一出言親舊里人與夫旁邑願相其事從之爭先惟恐其後故豪者獻財巧者獻技貧者獻力而觀為之成於是增大元始天尊像而益之以道君老子之像又為小殿四一以奉玉皇十二曜列焉一以奉北極十二元辰列焉一以奉天地水三官一以奉真

武而北斗列焉旣爲之道堂又爲之庖舍凡以居其徒者無不修焉今之過其前覩其大厦輪奐金碧照曜出於頹垣廢屋之後庭除潔清壇墠完整出於荆榛白露之中黃冠雲來步虛逍遙異乎前日惡少之呼嘯喧囂而紛雜也太文誠有力焉然非公以信義率其鄉邦而汾之人慕道奉善亦不能化舊而爲新於是觀之興遂爲西河之巨麗因是而歎道家之說有補於天下久矣自三代之後世衰道微然後道家有助於世故有爲紛更然後知清靜不擾勝焉馳騖夸奪然後知不爭無欲勝焉欺誕矯詐而真者

勝焉縱橫捭闔而默者勝焉故老子謂絕聖棄智之說將以還湻返樸而已矣漢之文景尚黃老之學止於尊其說崇奉之典闕如也至於唐祖老子本朝始大其棟宇華其像貌崇奉之儀日以嚴潔是以茹芝煉丹蟬脫而羽化者歸焉吐故納新熊經而鳥伸者歸焉以至福之可祈罪之可弭亦歸之然後其教有以興而其徒有以盛也蓋道之有補於世雖極人力以崇奉不為過矣觀之成公屬武當從事謝悰為之記因識其風土之湻厚觀宇之興廢與道家之為教載之於石云

周太守超山祝文跋　宋　張　標

太守周公守郡之首年朝廷以本部超山神靈應頗著乃賜廟額然額既頒又太守周公親出祭文俾邑長余公往告焉標忝周公門下之屬僚也懼斯文泯缺無以流播盛美爰刻堅珉用傳永久宣和二年三月立石忠翊郎權縣尉趙安平迪功郎權主簿管勾學事張公厚宣教郎知縣丞管勾學事張標宣教郎知縣事管勾學事余彥和

勅賜應潤廟記　宋　余彥和

幷汾古良郡也惟平陶介於二大國之間又號爲劇邑邑

之南五十里有山焉名曰超山勢高且厚下視邑城山之巖有泉出焉源雖微挹嘗其味清涼而滑甘耆老相傳歲遇旱禱於茲未嘗不應彥和試吏茲邑連二歲春夏旱率三禱皆應如響泉之旁雖舊有祠而圮壞不修榛莽不除因諭所居之民完而葺之民自赴功不日而成廟宇既崇復思名號不立非所以盡報神之道且自古有功德於民者皆載在祀典故因功德以立名號所以報神於無窮也彥和具以事狀白郡守前後凡再請皆齟齬不克行及周侯領是邦也父母其民民之所欲無不從之於是彥和再

狀其事于周侯即請於朝乃錫以應潤名廟嘗考易之繫辭曰雨以潤之書之洪範曰水曰潤下茲山之泉能出雲爲雨有雩必應是宜得斯名而有以祀其功也今聖天子道格皇天德被黎庶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年穀屢登海內豐富至矣然猶以道甯神懷柔之禮無不備盡故山川鬼神亦莫不甯非特甯處而已又能受職效靈以濟萬物豈非懷柔之效歟號稱旣降周侯復作爲祝文遣彥和十日齋戒祭告于祠下是日闔境之內老幼畢至莫不歡呼鼓舞咨嗟太息謂非我侯不能克成乃事咸願紀其歲月俾

後來者知我侯之惠愛及民德無愧於神而神之食於斯民永永無窮也功無愧於祀典云宣和元年十二月初十日記

大金重建超山應潤廟記　　金 郭明濟

圖經云超山在縣東南四十里高三百三十六丈峻越餘山城冢記云平陶東南有過山是也唐天寶六年改名超山也山之谷越谷也谷行十餘里中有佛舍百福寺也寺東有古神祠應潤廟也廟有井池乃禱雨取水之泉也宋宣和元年縣宰余彥和狀聞甘雨應祈之事因賜額曰應

潤廟勑牒碑刻斯具存焉到今七十年矣大定十二年縣令蘭嗣吉亦祈雨即應創構喜雨亭於縣署以明應潤之徵也邇來自春徂夏雨澤愆期苗則槁矣民斯病矣知丞權縣寇公以民爲憂步至超山應潤廟取水祈雨因瞻廟貌毀舊殿廡摧圮祝曰如獲甘雨願輸俸錢修完祠宇言之有信感而遂通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旱苗勃然興之矣雨隨水行信宿至縣三日而俾滂沱矣縣人以紙千數千送水至東河上其焚紙灰皆東南飛去實神饗之驗耳水還廟而復雨世謂迴馬雨也由是觀

之廟曰應潤豈虛言哉即以清俸充修廟之費且闔縣鄉里願施瓦木人工者源源而來皆德政感神降雨所致如此寇公居慶字伯祥代郡崞縣人也自大定乙巳仲春來丞吾邑特權縣事庭無留訟獄無滯囚鄉無追胥境無盜賊優優然了無事矣乃廣廨署修學舍葺絃歌之南樓引渠水於東郭百廢皆起庶民咸和是以廉聞治最比及升除士民已有去思之詠況夫感神澍雨過余蘭二公遠矣彼積薪環艾者豈可同年而語至於修廟之際欲雨則雨欲晴則晴神意人心合若符節陶瓦生而復熟神髭夢以

剪髮聞者莫不驚歎僉曰如斯神應可不記其始終以永其傳其營建制度爛然可觀前後正殿東西兩廡龜亭拜廳挾堂樓門繪塑一一新皆寇公之所規畫也於是神有所來饗人有所歸養峰巒栝柏掩映左右乃一方之壯觀不其韙歟僕為之記殆非好談神異特紀其實而記歲月爾

桃源憶故人詞跋　金　馮天傑

董公左丞舊治是邑繼從簡韻作桃源憶故人詞觀其造語清新押字工巧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廊廟之器於斯見焉永安劉士安來尹於茲亦仕途傑出者一日公暇遊

集福精舍壁間獲睹此題歎美不已尤深企慕恐湮淪於歲久乃命工刻諸翠琰爲不朽計噫使前人佳製妙翰有所發明用心如是非好事君子歟時泰和戊辰前四月中旬後二日寓汾庠進士馮天傑謹跋昭信校尉行汾州府平遥縣尉劉鎮立石

壽聖院古柏詩跋　　　金　李士謙

長老信公題此詩於東軒壁間其言句意清新體格高麗深得詩人之六善恐歲月多微致湮滅令住持僧文漸懇求刻石言廣其傳可見有後云泰和丙寅春上巳日古源

李士謙跋

元遺山先生超山題名跋　　元温仁甫

大德六禩壬寅蕤賓前一日謁講主摽月老人經留二宿登臨睹覽奇峰削壁林木豐茂東壁見遺山先生筆跡又源祠有景氣清淑平泉遠樹之歎先生常作詞云一笑青山頂未受一毛侵於此可見賢人之心不以利名拘其身仁智樂其樂也刻諸石以紀其末

梁公祈雨靈應記　　元張翼

雩而請雨旱祭也按周禮地官則有供雩斂之人教翌舞

之師雩祭之名始基於此故傳稱龍見而雩及仲夏之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雖曰帝尊而百神次之反以山川百源爲所祀之先何哉蓋以二氣良能天地功用流行於其間而能出雲氣降時雨潤澤羣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爲尤盛是故爲之壇壝立之祝史牲殺不同珪幣各異順薶沈之類嚴備物之享有天下者秩而祭之諸侯惟及其封內自秦漢而降因革旣殊非復古制將有事於山川者或遣官而攝之至於守令之徒適有水旱之

裁許以通祭其來遠矣今茲距平遥之南有所謂超山者
崗巒起伏形勢聯絡東西與麓臺抱腹諸山對峙獨茲山
爲最高路轉峰迴林壑深秀望之則鬱鬱蒼蒼翠光接天
晨煙夕霞燦若畫本往往騷人賞客登臨嘯詠窮日而莫
能去焉山之麓初有百福禪寺東有靈泉其上立祠庇之
或謂雨暘之徵無禱不應宋宣和初天子以應潤賜額由
是名益著聞其或雨澤愆常禱祠者相望於道路今侍御
史行雲南諸路御史臺事梁朝列其先自天朝革命攻城
略地爲國虎臣績紀太常勛藏盟府逮至伯叔兄弟佩金

符者凡六人其子孫列職郡縣者袟相屬也鄉民受賜餘
三十年其惠政遺愛英聲茂實表表然著人耳目者未易
概舉朝列公當中統壬戌之春初仕爲平遙令夏暨秋旱
甚公歷禱縣界靈祠卒無所獲有以應潤爲言者乃率父
老詣焉幣祝甫登雷殷電明香火未收甘雨洪注均浹縣
境於是和氣充盈抃蹈布野賀者輻輳咸謂我侯非神無
以享其誠神非我侯無以表其應侯謂古人禱祠其或靈
貺不答自咎而已幸而應焉不敢以居其功今也令實不
德殆偶然而雨遇歟抑神矜我民而致然歟是皆恍惚而

不可復知意影響之報恐不如是之捷也衆復曰古人有
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者是皆誠之所感侯復
又何辭焉既而秋乃大登遂相與報祀於神周覽祠制俯
仰太息以爲民老木腐上雨旁風無所蓋障且念比年以
來水旱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因其故廟悉易而新之明年
會吏官制遷除於外者凡十九年至元乙酉之秋由海北
廣東道提刑按察副使秩滿以歸一日特謁祠下乃捐餘
俸繼欲增廣之遂命安君文美相里君德董其役時旁近
之民與邑中好事者翕然相率以助貲先建東西兩廊後

葺閟宮前立獻殿不三月而成復以丹青潤色於神像於是嚴其鎬鐍以時啟閉使褻味燕器莫敢溷瀆于祀典罔不懍然知所畏敬竊惟宣和之初朝廷賜額褒崇之意實自邑宰余君與郡守周侯啟之洎金之大定中蘭尹嗣吉寇丞居慶俱以禱雨有應而能尊明靈作新廟今石刻具存況我侯涖官一　出于家法方其初仕有仁民利物之政今猶須之如宰介美則立縣學以勵風俗開渠水以溉民田及代縣民陳五事並舉之詞以不得保留爲恨如同知于懷孟于鄧州俱有治效及提刑獄于兩廣四川雖在炎

荒僻遠莫不綏視徐按以洗究澤物爲已任用是聲聞于朝除朝列大夫侍御史行雲南諸路御史臺事後之封拜未易以淺近量也由是觀之則事神治人之道可謂備至矣鄉人合辭以記爲請義不可以不敏辭嘗本其地之始也虎豹踞而龍蛇走陰樾萃而禽鳥樂霜露之所蒙翳狐貍之所竄伏方是時安知有應潤祠耶今也化金碧於驚泉怪石之墟以爲鄉人祈福之所每遇嘉辰令節時和歲豐有絲竹管絃之聲游賞於其下則山川之勝風物之美登高作賦弔古書懷宜其覽者自得之余惟春秋書法喜

雨閔雨皆曰有志於民者也自祠之立於數百年之久是邑非無令佐每經歲旱請雨而以愛民重穀爲心者惟此數公而已是宜大書特書而屢書之俾後之爲政者將有所感必以侯之心爲心則民可得而治神可得而享矣又念丹青所以昭神像也丹青有時而渝廟宇所以蔽風雨也廟宇有時而敝後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復知獨茲山之神與泉之靈同宇宙而常存民託靈庇宜血食于無窮焉於是乎書之以爲記

應潤廟祈雨靈應記　　元　武亮

書曰至誠感神又曰至誠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感而遂通者神也夫天地鬼神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方皇元大德之四年春迨夏無雨黄埃瀰空蹇陽肆虐二麥乾槁草木焦卷人民惶惶有離散之歎適達魯花赤完顏大帖木兒受勑命來監是邑公善騎射美容止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厥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内外單盡不爲表襮聽事之際以歲旱爲閔於是修雩祀作土龍遍謁縣内神祠禱之則輙無一應遂詢諸耆老有以超山應潤侯言者公是日齋戒躬詣靈山謁神宇嚴香火極誠敬暴身致禱不旋

踵而元雲四合洪雨河洼越五日公以牲醪用答 神貺
輙又雨均浹縣境于是二麥舒榮草木滋茂秋遂大稔本
縣儒吏温仁甫曁日踵門以記爲請用示將來以表神侯
之靈應者也歎辭不獲已姑以公啟心之由 神侯靈應
之實以紀之且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
皆曰神況吾邦超山應潤之名先賢祈禱之實鄉先生教
諭張公已備言之矣不必喋喋云耳夫感應者在神之靈
人之誠幽明感通如響之應聲耳藉神之無靈人之無誠
焉能致感應哉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非

神之靈則不能歆公之誠非公之誠則不能感神之靈幽明旣交是誠意接矣昔張雍士遜爲射洪令適歲旱禱白崖神即雨士遜立須雨足乃去蜀人異之我完顔公禱超山之神即雨則與士遜何異哉於是乎書之時大德六年歲在元默攝提格孟夏一日記

梁公祈雨靈應記跋　　楊天澤

僕濫叨恩命來涖兹邑視事之初遍謁境內靈祠至超山應潤廟觀舊碑刻知其封額所自父老有言今侍御梁公亦嘗禱雨獲應惜未有紀於是歸而訪諸耆艾有安文美

相里德者云教諭張君唐臣已爲之記亟命工刊石于以表應潤神之靈于以彰侍御公之美而又以勵來者於無窮焉至元二十九年五月日

清和真人親筆仙號跋　元　李晉

清和真人嗣掌大教四方簪冠之輩清信之流不遠千里送供受教輻輳堂下莫不焚香設禮以求請真人親筆仙號手字者二十年間曾不虛日得之者莫不朝夕瞻禮以爲保佑辟除之寶焉燕京大長春宮提點大師夏志誠意真人年老倦於批寫又慮紙墨歷以多歲易爲腐蠹遂將

真人親書仙號手字刻諸翠珱已立於長春宮以遺將來

誠不朽之計也且吾邑太平興國觀亦真人住持之地是

以提點大師潘德沖亦次彼而立石焉丁酉歲上元日西

源散人李晉子盌跋

應潤祠碑跋　元　佮思賢

成大厦者非一木之材製良裘者非一狐之腋而況廟庭

深廣工役浩繁不資助於衆人豈可以易而爲之哉超山

應潤舊祠歲久摧毀侍御梁公嘗以祈雨靈應欲撤而新

之旁近居民翕然相助而爲之首倡者則鄉老武用里正

宋德曹廣林社長胡邦彥匣剌局提領李仲文也縣尹楊侯既爲梁公刻文於石而昔之助貲力者不欲泯沒其姓氏俾盡書於碑陰其用意忠厚有如此者因并刻之以示將來庶或有所勸云豫章伶思賢謹識

故沁州長官贈沁陽公杜君祠堂記 元弋㲄

以人之身爲身則人亦身其身以人之家爲家則人亦家其家己之身非人之身乎人之家非己之家乎古之君子一視同仁物我無閒奮不顧身以濟人利物爲己任視人之害猶己之害而去之視人之利猶己之利而爲之實德

八字與意同感或捐軀以報之或奕世以覩之猶恐不能盡其心是以南陽遺父母之愛宏農羞絃歌之薦望峴碑而感泣藏甘棠而弗翦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沁之爲郡襟三晉帶兩河扼南北之衝變故之際憑阻而觀望者蜂起蟻聚于時之民可謂難安矣烽燧旣息版圖一定以蕞爾之荒區當出師之要路以瘡痍之疲俗應倉卒之急賦其政可謂難平矣土隘而多瘠民勞而易貧生財之道甚少而用之者夥其治可謂難洽矣合數者之難而我元帥杜公一以誠意處之未嘗以夷險芥蒂于胸中故能制其

二而懷其柔安其邇而來其遠阡陌荆棘衽席塗炭均徭
賦賑乏餒四十年間政平民安課其殿最視他郡爲優此
其章章著見于人之耳目者惜乎其績未究而遽有拂衣
之歎此人之所以思慕痛恨而不已也若夫家世之系出
處之蹟則碣銘存焉玆故得而備述之蓋其敦本抑末尙
實惡華勇于去惡篤於善撫小民號泣哀慟之聲達于遠
近是豈偶然哉中書楊君以朝命宣撫是邦期月之間親
閱政迹況於公有二十年之舊故其知之審而詳之深一
旦集僚佐耆老而諭之曰卽公始闢此境還定勞來以迄

于今既肉而骨又壽而脈矣功德所著不爲不多今不幸

而逝其恐遽忘之乎祠而享之亦報本之禮也僉曰此衆

人之素願也重以王恩優渥廟貌俾新榮上公之號腆血

食之祀報功崇德一尊古典上下之情不約而同誠之不

可揜如是夫遂卜吉地旣堂而且像焉以爲歲時酬奠之

所仍謁僕以紀其實辭不獲已因謂自古人正學之廢而

誠意之道間見于勇烈剛毅之士蓋以性質之端慤資禀

之渾厚故其善言善行皆自誠意中發見傳曰誠者天之

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而上之

所以加公之勞而厚報下之所以感公之德而不忘者其以此歟僕非知公者蓋聽夫邦人之頌如此故樂爲之書與夫色仁行違以竊時之聞者固有間矣歲丙辰七月二十五日記明威將軍吉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杜思明承務郎固鎮鐵治提舉杜思忠奉訓大夫簽河西隴右道提刑按察司事杜思問同立石

杜氏孝感泉記　　元　郝天挺

書曰至誠感神者誠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神也力有所極智有所窮極之智力感

無聲無臭之神天含誠奚先誠身之道惟孝爲大故王祥

之盛冬躍鯉姜詩之近舍湧泉皆其應也振古如茲豈今

不爾太原平遥孝感泉者出于本縣西汾村里杜氏先塋

之側泉之得名由今四川行省左丞之母沁帥便宜夫人

王氏之所指而鑿者也里自開闢有聚落以來土脈鹹苦

列井數十皆螫舌不可嘗負綆抱甕遠汲他所民甚病之

帥甍歸葬夫人扶柩哀慟之餘相地出井以供蘋藻錡釜

之薦泉忽通透獨甘如飴耄稚懽駭目之曰孝感旣周葬

遺澤至今賴之帥諱豐起跡農畝金末兵亂以材勇保據

沁州國初入附累從戰伐所破城柵全活萬計朝廷授以
虎符金吾衛上將軍絳軍節度使沁州都元帥便宜行事
其本州所隸親王亦有旨錫以沁陽公之號投戈撫字得
人驩心乙卯夏五薨年六十六遺命還葬西汾州祖塋沁
人留之不可乃别建祠堂以奉香火夫人王氏孝于親睦
于族治家教子慈肅有方生男長曰思明襲沁尹累遷至
明威將軍吉州路達魯花赤次思忠自高麗國經歷官遷
承務郎固鎮鐵冶提舉次思敬由汴梁安西路總管召拜
內臺侍御史尋參知內省政事改資善大夫四川等處行

中書省左丞練達辨博識明氣和歷中外餘三十年謝病退去次思問以綏德州知州簽奉議大夫簽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衆孫三十許人文通經史武便騎射出任者依日月之光春秋扈從居家者安桑梓之舊晨昏甘旨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至誠感神於斯見之矣噫西河之井泉日夜洋溢供鄉里饑渴之求源源無窮杜氏之子孫瓜瓞蕃衍供家國人才之用源源亦無窮臨其亭釁飲其清冽鄉里不能知所自爲忘本子孫不能知所自爲忘孝是宜勒諸石以告來者大德三年三月初五日記

評事梁公墓碑

元　張　藻

公諱秉鈞字仲平古陶麓臺人也自幼治書天性寬厚其行純粹善與人交鄉曲之間甚有德譽因疾終於家享年六十生子七人長曰瑜次曰玫三曰瑛四曰珪五曰珍六曰瓊七曰琮長瑜其性行亦純厚其貌魁然二十四歲爲本邑令寬而有容未嘗見鞭箠及於人故闔郡吏民無不隱懷壬寅六月十二日因疾卒於官時年五十有八次子玫早喪於鄉里三子瑛其性正直純儉孝於父母友於兄弟信於朋友又多勇略其操履迥出於庸流方在壯年會

世離亂取於淹屈慨然有遠大志戊寅之冬會大朝太師
國王總百萬之師開拓疆土自北而來至於幷汾之間偶
然得公國王見而悅之遽然信用相從征伐所至處無不
畏服而下至春班師復歸故地及己卯之秋又按察那廷
總軍與公南向征伐由迴牛鳳栖二嶺遂下平陽霍州晉
安沁潞等數十餘城又攻太行使其山不得固其險羣師
馳入又下懷孟等十餘城至辛巳歲入美良境又會天風
暴寒水合黃流而羣師平渡遂得神前口處要地因入陜
右又破禎州至己丑年公不遠萬里之地躬詣闕下朝見

上嘉其意親授金牌宣命令充明安之職掌握兵權及與
太傅總領也可那延宣差萬戶扈從車駕西入長安鳳翔
等路其州郡傳檄而定並宋境同慶白環西和沔州泰安
興元等處雖百金城湯池弗能固守亦皆委而去之矣乃
乙未歲領軍又取階和城鳳及襄陽等處州縣靡有或遺
丙申之冬又破大安軍由劍閣入西蜀威鎮西遠不勞血
刃而定次丁酉歲開達梁山忠萬等州遶際瞿塘夔府巫
山之界所征無敵所向無前如入無人之境得其地乃提
士卒凱歌而還至戊戌年西蜀復立其城暨都元帥重整

三軍詖笑而定直抵鵬門黎雅木波國界至辛丑歲宋入
復守瞿城之江兵不能進公乃於是計之以皮舡因得而
濟之遂破其兵衆散亂投水而走因得其地是以都元帥
知公有深謀遠算又善於用兵故授以萬戶之職見留鎮
守於興元外摧姦寇晏然無事迨乎辛丑之春成都漢州
敗軍之將強伸疲力復立其城公爲先鋒突薛那延復入
其境如虎熊之蕩犬羊莫之能禦於是生擒四川制置陳
某其下官屬莫非其有也噫公自少從征二十餘年披堅
執銳以身許國而不敢告勞逝世以來未有之也四子珪

五子珍從按察那延征伐而終六子瓊從大遜郡王征山東得盆都等路數十餘城迴因疾卒於家七子琮繼故長兒爲本邑令瑜生楝從國王四方征伐楝一子驢兒瑛有子三長曰翼權父職征伐次曰羽見習儒三曰長安瓊子一乞僧琮子三長曰張奴次曰萬僧三曰千千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是以子孫衆多也濟濟鏘鏘顒顒卬卬枝葉連芳如芝蘭玉樹生於庭階耳鄉人曰有是慶門可無美乎壬寅七月十有八日諸梁數子求文於僕僕以不才固辭者屢以辭不得已乃爲之記其銘曰　猗歟梁公

其貌堂堂　周旋中禮　不失其常　賦性純純　固守
公方　世積其德　德音孔彰　天道福善　久而盈昌
詵詵子孫　襲慶之長　洋洋嘉聲　膾炙人口　曰
茲慶門　時亦罕有　克忠克孝　宜享天佑　立身行
道　以顯父母　濟濟繩繩　揚名於後　今銘諸石
尚傳不朽　中書省選充汾州教授張藻譔平遙教授邢
仲元書丹鄉貢進士趙巘篆額大朝歲次壬寅九月庚戌
庚辰朔初六日乙酉太原路平遙長官男梁琮孫男梁棟
次孫男梁翼梁羽立石

故征行都元帥五路萬戸梁公神道碑

元　魏初

梁嬴姓非子之後秦仲有功於周平王封其少子唐於夏陽梁山是爲梁伯其子孫以國爲氏如梁弘梁益耳梁嬰父輩爲晉大夫汾晉地平遥其屬邑也公之先家於平遥者其世蓋久然自公始大著祖諱顏父諱秉鈞好施與鄉人以長者稱之娶郝氏生子七公其第三子也公諱瑛少有大志勇力絕人善騎射金季中原受兵所在郡邑望風奔潰戊寅元朝太師國王領兵南下公曰天也死塡溝壑

何益乃率衆詣軍門上謁即授元帥左監軍使撫定居民攻諸城堡之未下者公屢出奇計招誘降附凡百餘所明年從國王掠霍踣沁徑太行大膊懷孟又明年入關秦隴悉定用是錫虎符陞征行都元帥以縣行平安州事俾公領之兵火之餘戶口蕩析公安集有法人始有息肩者戊子四月武仙陷平陽太原州介於其間卒莫敢犯國王檄公進兵仙大敗即棄城走己丑入覲適改定天下官制特授公金符御前千戶明年扈從南征至鳳翔俾西徇宋地西和興元十數城俱下壬辰天兵次唐鄧公前其鋒與金

兵戰於鈞之三峰山大破之河南震恐時降附軍民日衆
他將以糧不給欲盡殺之公曰殺降不祥凡隷麾下者悉
不得死其父子兄弟離析而復合者俾籍於民幾三千餘
人乙未從元帥塔海甘不入蜀宋人守瞿塘衆不克進公
作皮渾航以濟塔奇之奏權征行萬戸留鎮興元戊戌又
從塔公圍資州逾月始下塔怒欲悉坑之公曰今始得一
城而坑之他城未易下也塔善其說公喜曰吾起身鞍馬
間不啻百數十戰未嘗敗北所全活者亦不下數萬計壬
寅宋人陷成都公與先鋒禿薛擒其四川制置陳隆之成

都平丁未公年五十有七告老不允詔公充西京平陽太原京兆延安五路萬戶治太原以子翼襲行軍千戶公以太原甫定民多離散愬聞於朝給復三年於是四方來歸者三萬餘戶刑簡令信境內以甯丙辰三月十九日卒於家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六越五月葬於本邑麓臺里先塋之次禮也夫人温氏子男四人曰羽大原路管軍千戶曰天翔少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使曰翀早卒長即翼也遷成都轉運使女四人平遥李思齊忻州長官塔察京兆路兵馬總管馬祐太原路鎮撫都彈壓李燦其壻

也孫男一十人偉宣武將軍行軍總管儀備傑秦王府侍衛補太原路管軍千戶佐時中時正鴨水縣主簿時仁時義俱有立志女一十人七適大族三在室曾孫男一十四人長思賢次思敬行軍千戶餘幼女一十五人天翔與初有一日之雅謂碑銘未刻請文其實乃按所具狀序而銘之銘曰　天地草昧間氣鍾　豪傑乘機騰其中　漢唐之初如囊鋒　聖元乃有平遙公　公之譜系嬴本宗

世稱善人服於農　風之從虎雲之龍　千載一時公實逢　萬夫肝膽誰爭雄　批秦抉晉天爲紅　望之而

畏羆與熊　其心休休如有容　敉隆釋俘扶瘦㾪　并
秖至今猶呼翁　天之報施亦已豐　若子若孫咸登庸
麓臺西原汾之東　龜螭有文圍有松　千秋萬祀何
終窮　嘉議大夫御史丞行御史臺事魏初撰集賢侍讀
學士奉議大夫李倜書丹中奉大夫中書省參知政事杜
思敬篆額少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使男粱天翔
立石從事郎冀甯路保德州判官曾長孫男粱之才承事
郎泰州成紀縣尹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次孫男粱
時義忠顯校尉簽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次孫男粱

時仁承事郎大名路清河縣尹兼管本縣諸軍奥魯勸農事次孫男粱時政朝列大夫信州總管府治中長孫男粱時中等建延祐元年重九月日

元故少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司使粱公神道碑銘并序　元李元道

公諱天翔字飛卿粱姓世爲汾州平遥縣人曾大考顏大考秉鈞娶郝氏考瑛少磊落有當世志便騎射以拳勇聞佩金符御前千戶尋升都元帥五路萬戶娶温氏生四子公其季也公生而卓異未冠能樹立讀書通大義弧矢之

藝妙絕一時尤遂國言家素武弁獨以文階起歲丙辰尹
平遥縣時公年十有八克自振厲有夙成風每召邑老十
餘輩禮以酒食詢以民事衆老皆曰可而後行會歲旱境
內饑問以救災術僉言縣東南可兩舍有神曰超山致雨
暘弗爽公乃自責不德一禱而雨是歲大稔民勒石以頌
中統五年制授同知懷孟路奧魯總管府事至元九年授
從仕郎介休縣尹邑當南北驛衝藩邸絡繹使軺蜂午迎
候供億不擾而集建學勸農井井有條承制簡兵編戸以
成南方公第民衆寡甲乙爲伍少老服其公平用部使者

薦十三年授承直郎同知郢州州初附兵氣未戢入懷反側羣小逞聚而為盜前政不能制公捕得首惡杖殺之餘釋不問於是豪猾畏縮一境帖然而後發廩庾賑單貧恤孤遺撫創罷修梭官葺津梁開陂澤課民力穡野無汙萊州之滯事留獄裁遣一空御史臺才之擢僉嶺南廣西道按察司事嶺海瘴鄉人多不憚於行公毅然赴上部按郡邑摘發姦伏以舉職聞遷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副使白姓者宣慰廣海貪墨厲民土豪黎德因之為闒公劾奏乞選望臣以代朝廷然其請海徼遂寗改奉議大夫西蜀四

川道提刑按察副使歲薦饑蜀山木四塞糴販路絕公言
諸王者當發廩以周饑民僉議上聞公獨曰報下則民殍
矣朝廷見罪責償某身任之衆莫能奪遂發糧四萬斛舉
郡覃焉桑哥柄政遣使校天下錢穀檄公分理時皆希旨
肆暴公寬猛適中不事剗剝時論多之廉部南郡建言思
播八番蠻貊所家怙險莫制盜弄我干戈虔劉我疆埸宜
遷其右族郡縣之便且選良撫臣使之知懼朝廷後以宣
撫殿南服由公請也授奉政大夫浙東海右道提刑按察
副使未上廿六年雲南行御史臺授朝列大夫侍御公下

車白日南詔梟夷變服無常而守官綏御乖方得不爲將來之大戚乎訪軍民利病得決冗員薄稅斂省驛傳遷土官恤兵政已逋懸布威德懷遠人切治體者二十餘條乘傳以聞世祖皇帝深所嘉納授吏部侍郎會高麗饑制以公往賑還日奏對稱旨授少中大夫成都路總管未幾改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使命下疾革至元癸巳七月四日卒於都城寓舍春秋五十有五子時中等以柩歸以是年九月二十一日葬縣之麓臺先塋夫人周氏太原鼎族子男六人曰時中朝列大夫信州路總管府治中時正承事

郎清河縣尹時仁忠顯校尉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
事時義承事郎成紀縣尹時智時信未仕女三長適將仕
郎懷孟路鈔庫大使劉自得次適沁州杜仲麓季適宣使
相里輔孫男一十一人之材從仕郎保德州判官之楹之
棋之樞之權孫醜閭延童孫女二十三巳適將仕佐郎萬
泉縣尉茹春承事郎太谷縣尹張伯顔不花忠翊校尉管
軍千戸寇彥禮集賢院宣使李完澤冠州長官李荅荅曾
孫男八黑黑頑頑霜臺曾孫女二幼時中狀公行事走京
師泣懇曰先公棄諸孤養既克襄事歷年二十矣與先公

聯事久莫子若知先公之素亦莫子若敢以銘墓道請公資易直不置城府鄉黨稱孝友喜文士樂推挽後進洊官將四十年理民爲循吏執憲爲才監司轍迹所蒞威惠並著嘗治官書必察吏之賢否有以小罪當笞其人懇以母老且病願沒身不齒仕版自贖公惻然釋之論者以公有公輔之度云　銘曰　維金其符　維璧有蒲　爻總元戎　子爲大夫　梁氏曰嫣　四葉始大　司牧司憲　遐邇畏愛　弱齡植節　白叟是從　敎孚百里　澤普九農　天討南方　索兵吡籍　臚分殿㝡　吡畀兵集

緊鄖之墧　靡爲盜區　瀸厥渠魁　乃菑乃畬　嶺海
之南　蛇虺之窟　有來洽風　廓清瘴毒　粒民之饑
鋤吏之姦　威行務川　德被岷山　口詔行臺　民
勞官沸　露章　泰庭　南人是惠　帝曰俞
哉　處汝南黎　其領春官　哺我東口　四遠身周
幾半天下　使指蜀臬　吾將稅駕　哀中其壽　口畀
其才　胡不百齡　吁嗟公哉　汾流蕩蕩　晉山屹屹
植石鑱銘　以表窀穸　奉政大夫監察御史亳郡李
元道譔集賢學士資德大夫吳興趙孟頫書丹翰林侍讀

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清河元明善篆額延祐
二年七月初十日前僉廣東廉訪司事授朝列大夫信州
路總管府治中長男梁時中承事郎大名路清河縣尹次
男梁時正承事郎秦州成紀縣尹次男梁時義中顯校尉
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次男梁時仁等建

大朝宣授沁州長官贈沁陽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元李　鼎　進士

大莫大於天地計人在天地間不啻一塵之在太山一涓
之在大海也能配之而成三才者必有道存焉篤實輝光

日新其德以至智周萬物道濟天下乃聖之事無得而踰焉其次則剛大中正得之大化中一旦風雲感會用其所得奮爲智勇開朗明白服勞王家置身青雲之上德澤足以被數郡勳業足以庇數世生有封爵死有廟食如杜公者斯亦無愧乎列之兩間矣公諱豐字唐臣汾州西河人祖遇父珪俱以積善名鄉里其遺澤餘烈延及後代自今以始如川之方至者於公之兄弟見之長兄志康次兄珏弟璧三人出處之蹟已詳見沁州教授元君所述之碑刻矣公倜儻有大志讀書尤嗜武經王道術數之學亦深致

意甫冠值兵興大定改元充平遙義軍謀克累勝功遷行
軍萬戶懸銀符戊寅大朝取太原己卯公知天意所在遂
率所部納款於皇國舅按赤那延授征行元帥左監軍從
國王按察兒出師平陽解絳聞公不忍無辜之流橫被屠
戮遂廣設方略諭以禍福招集萬餘戶悉令安堵如故庚
辰春國舅奏給虎符充征行元帥五月上黨公張開以萬
衆攻汾州公率精騎五千救之開大敗走西山辛巳國王
南略取懷孟公與有力壬午取介山之義和招諭沁之四
縣及兩山堡栅凡三十餘秋毫無犯百姓歸心是爲得沁

張本乙酉從太行臺東略至益都登萊閒有陷俘囚者公
暨夫人王氏多爲收贖使骨肉完聚雖傾囊倒篋不恤也
丁亥益都旣平策勳上前以公勞居多遂宣授河東南北
路大帥便宜行事庚寅從上西征辛卯至自行在奉旨治
沁時有被驅三百餘戶男女之無夫家者悉配之仍俱縱
爲良或開生路以招不服或出私積以活餓殍至於均賦
寬罰敦本抑末自下車至庚戌二十年閒撫字之術不一
而足常率僚屬各以農桑紡績自給所以上無疵政下無
困民向之刻薄之俗皆化而淳良矣郡之士庶請於進士

韓君錫條爲德政一十款已刻石通衢丁未致仕長子思明嗣之公由是杖履蕭然自得於塵氛外日與有道之士談論奧妙而已夫人王氏平陽之鉅族生之夕有異徵其才明貞幹類出人意表凡公之爲善政資內助者居多其詳見於緜山任茂等所刻之碑矣生子女六子四思明思忠思敬思問女二慶貞端童思明襲公爵娶平遙長官梁公女生孫男二餘慶娶平遙李仲安之孫慶安幼思忠沁州諸軍奥魯長官娶汾州同知馬公女生孫男一永慶娶平陽宣權萬戶李公之孫思敬平陽路諸軍鎮撫改授樞密

院□使娶平陽蕭帥女生孫男二重慶喜慶思問中書省
書表兼知□娶太原路治中耶律公之女慶貞適□□高
長子澤瑞童適平陽轉運同知李天佑公以丙辰夏五月
三日薨於平陽之私館享年六十有七時有反葬汾之先
塋之遺命蓋不忘太公狐死正邱首之仁心思明請諸母
夫人從之引柩至□將北轅沁人挽留之力故葬之州西
龜山之陽明年三月思明思敬至自王邸奉命贈今號沁
之耆老士庶相與議曰在擾攘世吾郡數百里間獨得安
其居者使君之力也數境望之若雀之有叢魚之有淵視

彼之爲人牧者爲何如哉尸而祝之其孰曰不可遂築堂設像百姓聞之咸樂爲之助趨事勸功惟恐其後落成之日請名士弋公唐佐作文以記其實迨中統癸亥之春夫人暨思明輩思從公之遺命改葬汾之先塋謀刻石以傳不朽乃狀其始末遣人來燕徵文予度其不得辭遂按其狀而次第之嗟呼公之子孫蕃衍盛大或布朝聯或典外郡貴姻顯戚簪纓相炳燿生有餘榮沒享豐祀非平日功德之厚有感通於冥冥者何從而得耶公外勇烈内仁慈自弱冠從軍及爲偏裨主帥爲州郡長四十餘年仁厚惠

利之念未嘗斯須忘計其所存濟者不知其幾千萬人古
人謂活千人命者子孫必顯由是言之天之報施非私於
公也明矣況其尊德樂道急流勇退又非常情所可企公
旣無愧乎兩間亏亦無愧作碑銘矣其辭曰　南山蒼蒼
汾水洋洋公生其間何其異常心正而仁氣大且剛孝親
中饋扶弱抑强澤被千里名輝四方勳業崢嶸子孫熾昌
血食有廟反葬有鄉潞公之邑林宗之邦狐首同邱遼鶴
翺翔精素開朗死皆不亡相與往來男子固當爲名不愧
奚必待于蔡家之郎耶中統五年龍集甲子上巳日夫人

王氏建

故明威將軍吉州路達魯花赤杜公表銘碑 并序

元 杜思敬

竊聞傳稱欒武子之德在人猶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乎其身惟我先君沁陽公之德亦猶是也累膺爵寵領兵牧民其治躬也未嘗不勵蹇蹇之節其理民也未嘗不施煦煦之仁匪違道以干譽惟慎己以便民于其卒也邦人思之祠而祀之口而祝之具其遺愛而頌德之傳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諒哉

先君四子長曰思明字彥昭性方而毅剛中而聰至於射
御文筆辨博勇敢皆所素能多材多藝不止賢于人者五
而已矣襲爵充沁州管民長官約勑羣吏有幹蠱之譽中
統新法肇立例遷隰陝鄧三州刺史悉有能聲公涖事一
以嚴肅爲政是非昭明如得其情雖豪家貴族一不假借
必齊之以法猶夏日當中物無逃影人畏如神初亦謂之
過剛旣而盜賊屏跡姦胥畏威編戶無擾民稱之書政鐫
珉而立于通衢孔子所謂剛者公始可以當之昔國僑戒
子太叔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此其驗歟公

治家之方一同斯道子孫童僕未嘗假以顏色有小過微類亦不少貸衣服不在新故必以潔飲食不在甘旨必以精偶有不速之客促使供具如提孤軍啣枚趨敵不聞人聲咄嗟而事集大略如此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又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竊嘗思之公之嚴威儼恪以遵斯義也至元丙子大丞相伯公渡江取宋遣使奉請能幹官十員所下城邑俾之鎮撫公豫其一至則付以千人命攻江左楊羅堡公躬擐甲冑取螯弧以先登衆卒畢登遂克之寵錫虎符授明威將軍吉州路總管

府達魯花赤賞其勞也大軍之後疫氣甚熾公涖政未久亦染斯疾請告來歸踰歲稍愈于是所蘊進仕之志渙然遂已營理家事施陶朱猗頓之術以廣其業以潤攸居至使倉庾之積日益盛私帑之財日益熾足不躡權貴之門以借譽口不道詔諛之言以求名較之醉生夢死日夜孜孜矻矻以沽釣名譽者則有間矣不幸舊恙復作以卒于家壽年六十有四權厝于牛山之東壁泉之左待眞卜也夫人梁氏太原平遥大帥梁侯長女也和易淯潔克諧諸親每以柔克濟公之美人賴以安後公五年卒長子曰恕

梁出也以公蔭除蕪湖涇陽縣尹清而能陞爲承務郎同知無錫州事生孫男四人曰格彬桂口次子曰淵次夫人馬氏之子也以侍王邸積有歲年以勞擢爲眞州同知累遷至奉訓大夫長寗州知州兼管內勸農事有孫四人曰樞楫櫂楷次曰濬有孫二人曰松檜諸孫所娶洎曾孫輩列名于碑陰見于譜牒此不復重載得卜吉於大德八年月日返柩太原平遥西汾里祖兆之側與諸弟列葬焉以夫人梁氏馬氏祔嗚呼先君積德累行以利後人蕃衍盛大享國厚祿詩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此之謂也葬

有曰毋弟前資善大夫中書左丞杜思敬集衆而銘之

銘曰猗歟我公閒氣所鍾襲爵涖政以剛直懔懔然有前賢烈士之風雖白刃臨之而不爲慄懼雖貴勢迫之而不以雷同上錫虎符寵勤酬功惜乎安民未久呻吟甫息而膏肓之疾以嬰厥躬請告而歸療治弗平實鬼瞰高明之室忽星隕臨淮之營梁木其壞影山以傾輀車西邁銘旌啓行列葬祖側不震不驚千萬斯年奠此隹城延祐六年歲次己未十月壬子朔十六日丁卯承直郎婺州路義烏縣尹兼勸農事長男杜恕立石

故承務郎固鎮鐵冶提舉杜公神道碑

元　杜思敬

展武以職渠寇納策此古今之所偉仕宦之同尙也提舉公其庶乎公諱思忠元帥沁陽公次子也少襲沁州長官不厭其心徑去朝廷委策春宫會肇立樞院公與幕府丁高麗金令公之亂勑公佩虎符而討旣達其城匪兵而衛不甲而程宣以仁義先言折服所至之處風行草偃凱還授以承務郎顧鎮鐵冶提舉公曰鹽鐵之政古人所鄙營利之術非余之能于是斂袵歸休放意邱隴日以詩酒自

娛未幾膏肓縈心卒於銅鞮葬於平遥故里夫人馬氏生
二子長曰憲文次曰希武若訥若愚若金若冲若虛文子
也琬琁武子也希武來而言曰先君之行止非叔父莫克
銘固辭不獲謂之曰吾兄步武弭寇旣若是拔萃清節又
如此拭淚忍銘之曰於赫元艮繼國之綱客邇春宮善舉
日張勑討高麗流休洋洋巨寇陵夷東土以康凱還獻馘
爵投冶場度非己宜歛襟歸鞋綿山蒼蒼汾水湯湯惟公
之則風之披香窀穸旣奠厥蹟其張文乎琴琁千里垂芳
大元至正十五年重陽吉日孫若訥琬等立

奉詔陳言疏洪武九年　明葉居升

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月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並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國家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

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之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閒而起防之無及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國也何不摭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証今昭昭然矣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

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臣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册昭然可觀也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以致亡滅陛下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姑以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

刑旣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
衷致使治獄之吏務求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
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
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倣
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
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法司之治獄
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無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
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
于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

唐太宗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非欲害於人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敘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言動一跌於法苟免誅戮則必麗於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

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
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
踵豈下人之不懼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
無別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厲而爲善者怠若是非
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林矣未聞實之以
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
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圜邑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賊
人僞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而乃勞重兵
以討之彼卽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踪之

地捕之數年既無其方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甯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於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乃就附籍者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備舉八議之法嚴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

興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
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
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臣謂天下趨於治
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
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
猶是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
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
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
穀之不報爲可恕而流俗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

風俗之道得矣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豫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守令亦鮮有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首重社學守令徒具文案備照刷而已及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

化條舉綱目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訟獄爲要務以獲贓多者爲稱職以事績少者爲闒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司徒升於太學太學正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今使天下郡縣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世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未可拘於常法開國

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
賢者能有幾人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

杜有源晚香堂詩序　　　　　明黃宗載

予昔備員僉湖廣臬司事獲與汾陽杜公有源同官公爲
人坦夷直諒不事表暴洪武初登胄監累歷有司所至著
廉能名使遠方專對不辱命居風憲有冰蘗聲心竊重焉
公暇談其高祖豐在元以攻城略地功授龍虎衞上將軍
平陽太原遼沁皆賴以安州人祠之曾祖思敬以眷顧之
臣仕至中書左丞謚文定祖肯播奉訓大夫知惠州事父

勳平陸簿皆積德好施澤及後昆繼繼承承世守先烈今

有源年逾知命生子累不育無以承宗廟之祀實不德之

所致也予應之曰仁者有後理之必然惟居易俟命而已

乃永樂壬辰春公年六十有一果應羆熊之兆士大夫咸

爲歌詩以頌美之命予序其端予曰可必者天之道也惟

其可必故作善降祥惠迪即吉此于定國之高大其門閭

曹彬之有後於宋也天道見於古者歷歷可驗況公爲杜

氏翹楚鍾山川清淑之氣承祖宗積善之仁質美而氣充

學優而行懿窮而在下以修身俟命爲心達而在上以尊

主庇民爲事存於中者旣善發於外者無一之不善善積
非一日天道豈舍公而他適哉宜其獲報於今日也予前
所謂仁者有後不僉信乎予想公之見是子也箕裘之業
祖宗之祀皆有所望矣其歡樂爲何如是宜嗟歎之不足
而詠歌之也抑又聞文定有樺陽十景元大夫吉旣品題
其勝公作繼善堂當代立言君子又歌詠其美炳炳烺烺
照耀簡册而勿替則又在公之子矣作於前者有其人述
於後者有其人而今而後無憂者其惟公乎詩凡若干什
書此爲引云時永樂十年歲次壬辰春二月

德政詩文卷後序　　明　任良弼

吾鄉人李先生自幼力學取鄉薦成化甲辰謁選天官氏授陝右鞏昌別駕悉推其平生之所得者而施之政事之間操縱張弛動合規度又本之冰蘗之操發之公恕之心濟之明敏之才視事無幾輒政通民和上下交譽之無間辭今年秋先生偕其子重器上京師奏六年績一日重器抱巨册過予曰家君在隴右其士大夫往往形諸言以相頌美積久日富竊恐久逸而無聞也願一言序諸簡末予以爲人之行業固假詩文之傳詩文而傳亦因人之行業

而信勢在相須要不可偏廢也夫自擊壤風息而服君事
治乎人者率以得人爲尙治於人而沐其惠者亦以致言
爲德而詩之與文固言之成章者也詩文傳則其人傳觀
乎澤門之晢可見矣或者肆爲過情之譽以相欺罔借曰
有聞如欺人何況無聞耶惟夫爲政者皆誠心而致言者
無矯飾自足以信今傳後而詩文之工拙不暇論也若先
生者政績聲聞在人耳目而隴右士大夫又不爲過情之
譽先生詩文相倚以傳諸後可冀矣斯册旣成爲李氏後
者念先生之成名如此當謹守之以圖不墜其家風云

德政詩文序　　　　任良弼

先生之涖民榜文告示訓歌輿圖及當道獎勵文移旌擢奏章考語與夫軍民繪容具位生祠碑刻咸爲圖以叅入之以鄙序未及復欲予再題於後且世之占仕籍官郡邑者多好名之士動以龔卓爲比西京二百年餘班史循吏止於六人後世循良之吏亦何其紛紛也耶然美玉碔砆使非絕識以鑒別之則孰從而考其眞僞哉惟夫始終悉具歷歷可據爲不可亂耳重器大爲是懼是以不厭煩屑備書悉圖以紀其實使夫觀者接目即知其眞而不疑於

僞重器此舉眞可謂知親之善而又克顯揚之者矣況夫隴右山川形勢士風土俗一覽畢在乎目徐考之豈獨可備先生政事教化之實也哉

重修平遥縣志序　　明　楊廷謨

夫邑志者郎古列國史所以著風俗寓勸懲存往蹟詔來世甚鉅典也平遥古陶唐地超縣二山壁立作礪汾沙二河會流爲帶漢晋以來冀南稱雄奈何舊志不傳嘉靖間始修中多闕略至萬歷初年雖經增修規制舛錯迄今又四十餘年時異事殊難以考信丙辰冬余奉命來涖是邑

於時案牘繁劇民隱叢瘠經理整頓歷三年所矣玆值考績之暇檢閱舊志見殘缺失序喟然歎曰斯志訛壞極矣前人不修以至於此使今日復俟後人儆將安極遂謀於廣文張君等集博士諸弟子員宏博者館彀之黌序尊經閣內校讎彙集閱數月告成凡十二卷分類析目闡幽摉逖述古摭新紀事纂言皆核其實而會其精以至沿革之始末戶口之登耗田賦之增減風俗之湻澆與夫政治之得失人物之臧否又各附以論斷詞旨簡嚴幽微煥耀眞一邑之信史也剞劂既就庸余言弁諸簡端余以爲平遙

古晉地也晉之乘與魯之春秋相埒不磨春秋褒榮華衮
貶嚴斧鉞當時所稱董狐倚相諸君子不少槪見斯志也
亦春秋遺意也生斯地遊斯土者誠龜鑑斯志仰止循良
之芳踪景行賢哲之令儀于諸先達若羮牆見之旦暮遇
之砥礪澡濯俾名垂永久直與超緜並峙汾沙同流庶不
負聖天子建邦啟土至意否則徒侈談往蹟遜美前休恐
衮鉞不足爲勸懲春秋亦贅疣之具乘之降而爲遥志矣
乎是則余識志意云耳萬歷四十八年歲在庚申孟秋吉
旦勅授文林郎知平遥縣事上谷楊廷謨沐手謹書於忠

愛堂中

何公重修廟學記　　明　梁　檟

平遥之廟學肇建以來重修凡幾矣規制宏遠完美固難經之以歲月侵之以風雨漸漸敝壞歲庚寅縣尹何公下車展拜於廟環顧之歎曰殿宇如是何以棲神學堂如是曷以造士當官六事此爲之首况卯科在邇士之養翼以騰漢者三年一期也新廟學以鼓舞之可緩乎即謀於廣文成君等及諸弟子員期所以重修之諏日興工數月告成成工維何曰敬一亭曰尊經閣曰啟聖祠凡四楹曰先

師廟六楹曰明倫堂六楹曰東廡曰西廡各十一楹曰名
宦祠曰鄉賢祠各四楹曰時習齋曰日新齋各四楹曰櫺
星門曰文廟坊各六楹至於崇正學坊闢異端坊左右儒
林坊騰蛟起鳳坊泮池牆垣之類遍爲修飭或易其棟桷
或補其缺壞或扶其偏倚或華其簷阿或高其板築輪奐
鮮美光耀雲霄黝堊丹刻炳烺眉睫煥然一新功倍於作
且有所勞而非民力有所費而非公帑經始於辛卯仲春
月至季秋月落成皆公之善於區畫也以是棲神神將用
康以是造士士將用陶厥後真才輩出羣收高第非公之

功誰與士當有退思矣矧公當大祲之後諸務旁午歷修祠院大修縣治及壇祀之所力又難乎成君等樂觀厥成謀於余曰觀河洛者思禹功泳江漢者仰文德何公廟學之修乃古人修泮宮之意也功宜不朽是可以記矣公聞而辭之余曰重修廟學見公之明德辭而不有見公之謙德德愈盛心愈下信令而傳後斯無忝矣不敢以不文辭若公之精明而渾厚節用而愛人令德善政種種不一則俟別有志載非茲石之所能備也公諱其智順天固安人已丑制科也相茲役者二尹清澗化君貴三尹棗强劉君

璽四尹黃梅孫君煒董茲役立石者廣文霍州成君嘉禾澄城袁君汝度長治劉君大中萬歷十九年秋九月吉旦

魏公重修廟學記　明　紀雲鶴

平遙古陶地唐堯氏所初封者俗尚樸儉遠奢華有茅茨土階之遺風焉士之童入黨塾壯遊膠泮者猶荆璞未剖藍石待鑿悃質椎幹得全於天驅而之道實易振發湔祓因質成善胥不在人顧時事紛拏吏冗毛蝟往司提調者非不深念而襲常沿故官師弟子率亦因循以致善治真儒兩乏成效所從來矣邑侯魏君甫視事髖髀叢集迎刃

立解略無難色獨計學校首務所當先重覩廟學中之地
宜理缺宜創者亟爲調度構材鳩工一更新之人亦有言
茲邑獨茲爲急乎征徭繁興督責無已盍先焉君曰終事
急君惟義是尙聖教倡義之門也狡猾無情獄訟難折盍
先焉君曰德明畏志無訟可聽聖教明德之關也礦稅交
毒官民兩病盍先焉君曰調停均節機宜在權聖教達權
之準也倭患久疲番酋方熾三關兵餉轉徙旁午盍先焉
君曰運籌決勝折衝禦侮俎豆旣習甯言軍旅聖教俎豆
所從出也廟學不修士其何觀志氣不振教其奚修先後

緩急可以審矣於是財不費公帑捐俸以足力不煩里甲傭賃能供自殿廡戟門內外丹垩甃墁偉麗鬱蒼門外鑿池爲泮夾甃石砌豎坊題爲鯤化天池再鑄鐵龍以通風水其所以爲諸士子者惓切周至不數月而落成諸士子咸勃勃然思奮勵志聖賢之學飭躬繕性家修庭獻用翼我國家熙隆全盛以無負建設美制蓋斯道之在人心者萬古常新未至澌滅惟無以感之斯無以興之而新者污耳魏君新其廟學諸士子遂新其志氣神乎天應機不容爽豈非作其所固有者然哉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

衣不欲汚其新也人情鋭志於始而竟委頓於後弗克有
終大抵皆然諸士子當此振衣彈冠之會有不力祛塵涴
日新又新終始惟一冀異日者豎光明俊偉之業甯詎負
魏公作新雅意負此靈明德性多矣非夫也矧得經師常
易得人師爲難魏君經術純博見之經世務者諸士子業
已悉其槩矣乃其仁心爲質引義慷慨厝注罔非聖軌賢
度諸士子及今能師其人則今日修姱高潔點塵不染虛
明擬聖自新止善斯爲眞儒乘時遘會雲蒸龍變攄茲邃
抱以新乎民可成善治毋徒爲一時之新而令汙者得繼

其後是在諸士子耳矣昔文翁以文教化蜀千古高其治
行若魏君者其隔世而再覩者乎學博胡君向仁文君鳴
錢裴君希尹洎諸生邱子思敬輩以予知魏君屬記顧予
知魏君於孝廉偕計時茲復共事汾屬交好愈深然實不
能私魏君而溢其美也藉以紀其歲月焉魏君諱學徵字
君鑑號忠軒關西咸陽人

楊公重修學宮記　　明　閻庚

國家建學隆師蘄爲育德儲才之地士君子離巖肩世身
任作人遊其地未有不覩其圮而思葺厭其舊而思新自

昔以來修舉匪一第鳩工集材匪弗備戒期視成匪弗亟
革故鼎新匪弗飭緊我前人匪不渥矣顧葺者仍易圮新
者仍易舊不能不待之後人乃後人復仍後人僅僅修之
飭之已爾則易圮易舊猶之昔又不能不擴之然擴之則
自今日始邑侯楊公以上谷名家來令是邑甫視學督環
橋士獎講示程亦既竣矣乃環視學宮諸圮舊者太息久
之復登敬一亭覩其榱題弗崇碑位弗經喟然歎曰若茲
乃朝廷訓士之根本也而規模若此胡以尊主而欽士且
泮池隔于櫺星門之外尊經閣壞廢十之八九咸屬闕典

餘惟圮舊猶其細耳歸而謀諸堪輿復採之輿議慨然以建修爲己任謂工首集材材首裕貲且邑貯無修學正額又弗忍擾動民間身先籌畫務有興無害除自俸捐助外于諸獄訟法非無赦例應贖鍰事匪上檄者或願輸金或願備材令充工用而少貸其罰以故逮者樂輸恐後諮諸郊材可採者簡大木勝任別附枝幹弗堪匠作者卽給採運之人其不輕于役民如此上行下效機固自爾毋直青衿捐貲捐材卽鄉士夫成均士併巨艮咸助工有差故不日而材用告就乃委監工者且躬視經營由敬一亭以始

事崇閣其棟宇壯固其甎壁以竪石易諸箴碑之殘闕者而復鐫其文正御製碑于中立以釐曩時之誤直此始事知所先後油然尊君之極思乎且也諸公效力役之征于學宮分也尙念之分別工次毋令相蒙旣稟稱事毋俾枵腹趨事之衆亟若子來命市材毋薄其償以負凳黎間有躬詎某材某價務俾相當有不合者參伍相得以凖衡之且曰余欲工成而人不怨也是子惠之仁流露其萬一也是役也材裕而民弗擾工畢而力不繁上靜下睦士頌民懷敬一亭巍然鼎建尊經閣輝煌耀目殿廡維新堂垣易

舊泮池移之門內而古制復牌坊飭闕舊而觀視改名宦鄉賢兩祠增其門窗而風雨避仍貫改作咸出獨裁文教中興其在茲乎雖然此直今日之盛舉也而芳規在典作則維前後有作者步其繩矩嘉惠膠庠其有修而無圮有飾而無舊　聖道尊崇士風興起世世未艾詎匪今日流澤之所及哉公諱廷謨號謹吾直隸清苑人也登庚子賢書筮鐸中州之澠池菁莪樂育時雨化行至今士頌不衰匪直庚等之珍爲芳程已也平邑士其幸矣哉萬歷丁巳歲仲秋之吉

孔廟創造祭器記　明　雷潔

夫士之本在孔廟吾儒報本之意莫祀若也孔聖爲百王師諸賢羽翼聖學是以上自帝畿下迨都邑咸立廟以祀而其時其品其器定爲百世不刋之典祭之時弗違祭之品弗缺故事也祭之器或以竹或以木古制也近多有爲瓦瓷者厥初雖麗積久則傷竟歸無用長慮却顧而畫爲經久之計在有司報本之意何如耳前侯定興陳讜司政涖事時壬辰孟秋既望也越月祭丁覯其器皆缺壞參差之木楪而於所謂竹木瓦瓷者尚歉侯惜之與諸生言曰

吾儒報本之誠確在斯祭斯楪也雖庸凡日用亦若弗潔而用於大祭褻瀆孰甚焉因思欲效古以竹木準今以瓦瓷恐蹈前積久則傷之弊於是易以錫焉是器也厥初若斯則久無異久而失其形鍺而新之故態無失也其視以竹木瓦瓷爲之者深爲有得器成盛以大櫃一供棹香案及啟聖名宦等祠所需者一一皆備是舉也禮房董其事舊邑庠生王榮資其功追敘其事之始末及其器之名數勒碑以垂永久以飭將來則邑侯東魯曹白石先生之盛心也嘉靖十七年孟冬月

重修周卿士尹吉甫廟記　明雷　潔

尹公吉甫者江陽人周宣王時爲卿士受命北伐玁狁次師於此增城築臺教士講武以禦戎寇遂殁於斯臺在上東城北隅後起高真廟于其上俗稱將臺墓在上東門外百步分守大參淮安李公重豐其冢書故周卿士尹吉甫墓八字勒諸石臺之南墓之西有公廟廟址東西九十三尺南北一百四十五尺南向神路東西一丈二尺東南舊神路東西一丈二尺斯廟也不知創自何年昔人妄以周太師名額宋宣和閒縣尹李說據經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遂正名曰周卿士廟有碑在焉我朝景泰間大參楊公璇又增修之今上初即位詔州縣修理毀廢名臣賢士祠墓巡按侍御史合肥沈公俊分巡大僉臬河南谷公高東魯王公琳提學副憲莆田周公宣共謁公廟陜小前人之制集師儒議構偉材建祠六楹除神路啟中門側建書舍八楹沈公因顏曰卿士書院使都人士讀書其中以知縣石侯珏督功遵詔僉揭敬義坊者民王虎免其差役世執灑掃辛卯舉人雷潔嘗肄業於內遂鳩建牌坊邑陳侯訪故進士任良才遺藁於潔處得所論說勒於碑良才之言曰

緬維卿士實我儀刑其立言也聖賢取之其立功也□戛賴之即公烝民之作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觀之深探性之本體洞見道之大原道德之文也人美公六月之作所謂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北伐玁狁至於太原旣不恃勝貪殺亦不乘敗窮追仁義之師也是其文炳蔚經而道統攸寓武戡□醜而治統以垂萬邦爲憲之名豈泆溢哉其廟貌祀儀宜與天壤同悠久也特錄始末用志歲月以告後之君子時嘉靖十三年歲次甲午仲冬癸亥平遥縣知縣金臺陳讜教諭傅艮弼訓導劉

宗仁同立石

重建尹公祠記　明 楊廷謨

夫建祠陳祀所以昭往績勸將來也故有其舉之莫或廢也而或圮壞於丁癸之無人有其廢之猶可復也而或湮沒於犧牲之無存況有名可垂帛勳可紀常曾不獲憑廬而血食焉弔古者當爲之扼腕已是邑東南隅有周卿士尹公祠門外有公墓其來舊矣余於丙辰嘉平月來牧茲土偶過公塋覩其邱隴悽然縈念因諮得祠所而趨覲焉見其榱題垂折風雨不避圍垣傾圮內外弗闢且像爲塵

障揮之弗起噫吁荒蕪若是曷以妥神太息久之因詢之
父老謂昔嘗承制春秋舉祀逮後末審廢祀何由究也祀
廢而修飾亦廢其於報功之典幾澌滅矣夫公之佐周身
都將相爲憲萬邦績奏中興彪炳旂鼎見諸詩書所稱不
可更僕獨其玁狁薄伐師不黷武外懼內安以奏膚功及
其駐蹕斯地秋毫不犯愷澤貽人閭閻保乂而匹夫匹婦
咸誦其仁身歿之日卽葬於此卽今覩遺像而興思恫乎
有餘慕者烏可任祠宇之荒涼致典禮之久廢而不一動
念乎乃集諸父老羽士可以時日儲材集工飾壯其殿宇

而鼎新之繪其遺像增其廊舍築圍垣造地基立門設屏釐然具備規模視昔益宏闊已仍於春秋仲月丁後一日具牲帛而修獻享焉其依然如初制飲德而報功之遺意乎是役也始事於丁巳之夏而成於戊午之春暮惟時歲未盡稔民有菜色余羣斯孑遺而就食於工究也工畢而饑不糜因以度凶歲而免流亡又體公嘉惠斯人之意而致之者也事竣鄉衆求所以紀時日者余乃述其始末付之鐫人用垂永久云萬歷四十六年戊午孟夏之吉

漢前將軍關侯廟碑記

舊專廟像漢前將軍　關侯規模宏麗俎豆之惟謹近年

並附　張征虜　馬平西　黃征西　趙鎮遠四像於侯

座之左右戎具赳赳然如對敵狀而坊額則仍關侯獨也

今上勅封侯三界伏魔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尊極矣

稱前將軍侯者以侯心在漢故不泯漢封且四將軍旣同

堂臨俎豆稱漢封則猶若當年共事者然安侯初心以安

四將軍也爻老輩不敢動侯像奉冕旒於側若侯易之更

金碧輝煌冶琉璃脊登之上維新者煥然溢目矣住持道

士竇清絲數求碑紀之再因庠友范君道彰氏請焉嗟乎

侯廟徧天下爲侯易故而新者貫今古之人心凡有勤於廟中者能當侯心未敢知總之翼翼焉或耿耿焉或惴惴焉心服忠義英靈陰受其照臨陶鑄而莫能自已蓋侯萬人敵崎嶇中佐帝胄分鼎威震華夏卽當流離危傾之日惟矢志完節以撑持漢室力荷綱常爲天下後世值太平比屋熙熙及亭障告警脊脊多事時講節義而索忠勳慨然弔古得不仰視榱題上維新焉與千百世不可磨滅精光相輝映哉嗟乎丹堊元黃蠨蛸蝸蚴等耳在侯廟中者似別有生氣則非畫子墁工所能新其色矣嗟乎侯流耀

弈爍而其靈爽鎮壓宇宙閑翼端直遏奸回舉隱幽纖悉無不在昭詧呵護中乃今日四裔失守星我封疆華夏幾不振矣而英風懍烈儼然臨之在上不時謹俎豆相與傾心祝曰庶幾哉靖我四方牖戶綢繆者幸無瓦解鮑䰟之虞吾知神明絕倫超羣行且與諸靈奮揚天兵克鞏皇圖及爾斯所者未必不赫濯於耳目表也萬歷歲次已未孟冬望日之吉　文林郎知平遥縣事上谷楊廷謨立石

城隍廟記　　明麻　瀛

嘉靖甲寅孟秋予奉巡撫六泉王公巡按春野黃公檄署

平遥邑事尊制齋戒從祀約誓茲廟時觀蕩然遺墟雖有新宇數楹而四周曠蕩上通天日下充行道予曰异哉胡爲至於斯極也詢厥繇於敬庵謝子檜蒲西朱子時正咸曰往禩以回祿之災闕宮煨燼殆無遺矣舊令尹沈竹溪子振協予同官檄我遥父老於庭告之曰城隍之肇建遵聖制也崇祀典也今若茲其何以祀若等盍圖之父老李緒等應曰諾於是集城內士民無小大傾心募緣裒金帛粟穀凡若干父老曰民間近有新宇甫畢卒欲鬻之求值以償公稅茲可以堪厥任矣可若何令尹沈子曰諾我民

翕然遷徙甫畢而皇命下須以沈子振補平陽二守會適
遘內艱事弗獲竣乃已予聞之惻然不寧時以巨盜竊發
摽掠載道方以彌盜腐心弗遑土木蒲西子再請於予曰
若茲慆慢將日趨於淪胥非惟無以妥神亦非所以遵制
也將若何予曰懋哉夫謀始者必慮其終開先者必量其
費力役者必度其時乃今北魯獗猖秋禾甫茂若棘欲以
興茲役下民其咨矣少需寇遁烝民乃粒其庶乎蒲西子
曰諾旣曰日月陽止邊鄙不聳我稼旣同樂歲告成遥民
父老欣欣告於予曰茲役也時也弗可緩也予曰俞哉茲

可迄用有成矣協我蒲西子大布法於象魏峙餱糧計徒
傭度程限飭材簡料鳩工參築業已底績予以坎疢告歸
蒲西子以及我邑父老咸泣告之曰茲役也我父母以虔
念經始我民以若虔往役遄覩厥成日可待矣忍去我耶
盍文之予曰予不敏胡爲乎文哉蒲西子以及我鄉士夫
祈之再三予弗獲固辭乃敬告之曰夫城隍廟建於縣治
之東其來遠矣謂其大功德以庇於民也凡神之有利於
民者小而曰防曰水庸猶得列祀下土而況實墉之崇實
壑之深延袤之廣保障捍衛神其呵護以禁其不祥以怗

胥我民於無疆者功德莫有踰焉者矣茲具廟宇以繪像
吉蠲以妥神秩禮以崇祀以成報稱之典者固我聖祖之
勑諭及我皇上之洪猷亦我民子來之祗承也是故立廟
意也夫明之設官以爲民極幽亦設神以爲民察章程以
稽下民之淑慝陰司以主下民之禍福其神通如照其靈
應如響其奸典以罹於不韙者將必癉之其軌法以若於
彝者將必綏之其强竊以干大憲者將必殄之殛之雖窮
崖絕谷莫遁者其迹罔不奪魄而圯族殞首而析骸顯戮
而昭報雖子孫亦無噍類矣嗚呼可畏也哉繇茲而知遜

學以集義恪方以崇德力田以歸農悚息以修慝者我神之福蓋無量也茲非予之臆說也予心良知幽明一也我民見民之善將必好之見民之惡將必畏之善惡者夫人之形影也好惡者吾心之良知也人心同然以通神明之德者此心也此良知也夫良知者神人之同心也夫人心良知其專欲良知其暴横良知其强竊良知其悖天良知其逆理良知其犯衆怒良知其絕彝憲而不免爲神靈之所惡所戮者將一悚然懼愴然憂茫然失翻然改絃而易轍尤足以徼福於我神以無遏爾躬矣嗚呼可畏也夫茲

意也吉甫尹公觫秀兹邑清風之穆孔碩之詩誠有周之
名賢而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乎亍術兹意以告於民亦
無乃發前賢之所未發以冀我民共覺此心以無取咎於
我神以無遺羞於我先賢之名地耳吾民其懋之哉我蒲
西子其申告之哉兹廟工興於甲寅五月落成於乙卯十
一月大殿凡六楹左右司廊廡凡二十餘楹前後儀門凡
四楹周之以垣墉加之以諸像飾之以黝堊輝之以金碧
整之以臺階益之以壯麗以無忝於舊貫以永神祀於億
萬世者端有望于蒲西子以及嗣令尹者之紹休也不佞

於是乎記嘉靖乙卯年十一月之吉

魏公生祠記　　　明　王宇

辛丑之春時當大計山西巡撫都御史魏巡按御史趙巡鹽御史汪交章薦平遥縣知縣魏廉善可風上嘉獎之課最還職治化益宏民心愈勸咸謂永沐洪庥矣無何以內艱歸闔境士民莫不悲愕皇皇焉如赤子之失慈母扳轅泣送者連絡數十里不絕旣而相與議曰公雖去矣公之德澤在人心者終不可忘盍建生祠祀公庶少寄涓涯之報於萬一耳一時捐貲相助者無慮數千百人衆白其事

於守道左參政劉因俞成之遂度地於太平興國觀東構正堂過庭各四楹廂房各三楹門寢階垣咸備不數月而厥功告成堂之中肖公像四時致祀朔望則瞻拜其宇下凡入公之祠睹公像者則思公之德不置至有感泣弗忍去者又相與議曰祠雖建矣不勒記於石將何以垂永久昭來禩乎因託介請記於余余幸接壤公治聞公治狀最詳姑摭其大者公諱學徵號忠軒陝之咸陽人以乙酉鄉薦筮仕平遥下車之始一以剔弊維風懲惡乂善爲已任且其秉性清潔毫無所染裁冗費革行戸閭閻供億之擾

十去其九先是奸蠹橫恣以至侵欺百端飛詭萬狀種種
爲民害公至詧其尤者重懲以法餘悉許令自新而百年
之弊習盡洗縣俗好訟甚至捐軀破產而不顧者有之公
惟諭以曲直俾自悔愧不罰片紙狡猾者悉皆易慮矣時
遭歲祲呼庚癸者萬口嗷嗷公乃深加軫念捐俸煮粥仍
勸富室輸粟以賑濟之其所全活者不可數計又給穀助
民使開渠道或分中都麓臺二河或引汾沙二水以資灌
溉鹹鹵盡爲沃壤歲可常稔事聞三院翕然稱善遂刻入
三晉救荒政册永爲遵行以成萬世之大利是以烝黎樂

業貢賦易辦縣糧五萬餘石甫下令而畢完非其大效哉至如修學宮以新士志建常平以廣儲蓄藥局設而民登壽域保甲嚴而奸宄潛踪是皆本愛民之實心行惠民之實政以力追古循良之芳躅者也故歷任猶未及乎三年害已無不除利已無不興而百姓頌德院道旌能比其去也宜民之感而思思而建祠以祀夫豈有私於公哉乃一念愛戴之誠弗容自已焉耳況公裕養經濟大用有期將沛膏澤於寰區流盛名於天壤爲我朝名臣自有太史紀績太常議祀其所樽俎而尸祝之者甯止乎平遥之民爲

然哉余因樂爲之記以告夫世之司民社者

儒學教諭韓先生遺愛記　　　明　鞏　弁

嘗謂天下有不可忘之實理斯有不可忘之人心匪人私好懿德是好是故智可以欺天下而終不能欺力可以服天下而終不能服私恩小惠雖可以感天下而終不有其恩惠者實德不孚焉爾德者人心同得之理無古今聖愚一也詩曰無兢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古人維繫人心以是也先生以德化人其古之遺愛乎先生諱昜知字應乾別號雙溪陝之涇陽人也天性頴異領鄉

薦數應進士科弗遇乃喟然歎曰成已成物其道則均于
萬歴甲戌銓選遥諭入仰其儀度閑雅知爲有道士及聽
其言則議論精確根極理要探其藴則學貫天人博極羣
籍士大夫重之以爲光霽如周濂溪樂易如程伯子研精
詣極如朱元晦教以性命彝倫爲先嘗曰聖賢之道貴知
而能行知之弗行猶弗知也行之弗力猶弗行也汲引後
進皆身心之實學時遥士久乏科名先生曰科第非難但
無以倡之耳日與諸生講會每至日中忘飧夜分不寐雖
祁寒盛暑風雨晦冥不少懈焉越二歲如一日士之親炙

左右者無不樂育於春風道範中蓋先生以心學之實誨人故人以天良之同丕應非特庠校之士日就涵育雖閭里童弁無不樂於依歸先生歸斯受之急於誘引由是士習日新彬彬雅飭有可望其造就者方擬三年有成而巡撫鄭以訓士實行奬巡按崔以允宜民牧薦守巡諸道交薦不一於乙亥季冬擢爲曲沃尹沃之士民何幸哉遙士如失怙恃欲建生祠時值沍寒簡命戒嚴會謀豎貞珉以永教澤徵予爲文予不敏姑述先生行實以爲他日名宦之徵若諸生之沐教澤則有非一二言所能盡也蓋堂奧

几席皆敷教之地言論風旨皆闡教之迹日用動靜皆身
教之實諸生果能信先生之心無相負焉雖隔千里而視
遺迹思言論淑儀刑教卽在矣不爾如希堯效其周旋學
孔肖其步趨其能堯孔否乎顧諸士子之自勗何如也勒
諸貞珉以垂永久云爾萬歷四年二月之吉

平遥仁侯四川陳公去思碑記　明　曹于汴

南山之什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志子民也淇澳之詩曰
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志感德也君子之於民也位則神
明尊威則雷霆肅奚得爲父母然爲之民者無屬毛離

裏之真無瞻岵依屺之篤旣去矣奚至惓惓繫懷如嬰兒之慕父母哉噫我知之矣乳翼之恩旣有以厚其生召杜之德復足以深其念倘溼法峻紀司牧是慚民方且作謝侯謠又奚以繫何武思也公甫稅軔卽軫民艱博詢利病畢力興除毫不顧同事忌而黎民□遙以□銜疲敝供應煩難兼以俗侈訟健詬囂難戢公視之恍若痌瘝之在赤子曲爲調停思以易罷累而休息之故催科則純任撫字折獄則專事□□保全善類不少貸於豪猾至勸農桑而露冕行郊敦教化而鳴琴講藝尤嘉意青衿時勤程課總

之以慈仁之衷發爲豈弟之政故九閱月而風移俗易八
仰樂只之德有斐之章曷以速效若斯方期久道化成永
沾覆庇乃公以遙係通衢上司經駐頻煩憚厭折腰復以
土性不宜興思蓴鱸一時士民則□□□失所天竭蹷當
路泣懇諭留時開府駐代因公致事意言剴切嘉其高尚
即轉疏上聞矣衆心猶未已也扶杖匍匐趨代復請不約
而往者以千計開府爲之懊悔者久之復請留於朝已奉
俞旨而公早已命駕西指矣於是士民情無所用愛不能
忘急爲公傳神圖影以報萬一迨去之日行李蕭然依稀

載石一路香案相枕絡繹靈介咸舉手加額祝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公旣以愛民而德蒸穹蒼天必且眷公而克昌厥後于時童叟臥攀哀號動地公亦憐念民情相爲飲泣不忍分袂雖父母赤子之相別其惻戀不過如是今去矣如之何勿思不第惟是公囘士民札有曰寻本以忠厚爲心慈仁爲政期相安於無事釀成和平之福庶不負生平所學此何如蘊藉而可勿思有曰功名富貴誠不足以羈白雲野鶴之心故決意乞休非矯也此何如胸次而可勿思有曰抵故里則親舊相識相迎于十里長亭歡笑如

畔薄田數畝敝屋數閒儘足以供殘年遨遊山水笑傲林
泉隱然作地下快活仙愈于傴僂跼蹐不更多哉此何如
韻趣而可勿思通仕有慈和之績謝政有清雅之標賢宰
真儒當於古人中求之此所以係邑人去後之思而善政
之口碑盈閭巷而膾炙也公多有題詠載在陶志公諱鶴
順慶府營山縣人登本省鄉試茲豎碣矣敢颺言以詩俾
民歌之以嗣南山淇澳之盛詩曰憶公毓秀大蓬毓瑞衍
陵江學脈洪胸襟光霽海天空奚俟訪道往崆峒幼學壯
行笠籍通竹馬來迎慈哺中牛刀揮善稱宗工明決涵藏

信與忠陽口無庸槩仰公化民卓與太邱同繁陽異政讓
吾翁遐邇懸魚知冰衷德如圭壁已精融豈弟作人競砥
礱譽髦斯士渾歸功狐鼠潛踪聽雅桐四窮目觸郎哀恫
灑潤飛甘同疲癃兎狡何嘗罹羅罿五靶葭茁爭翳蔥方
欣膏液飽豐隆豈意高追五柳風服思德政自西東勒石
謳歌永不窮告萬歷三十七年春王正月吉旦立

遥侯關西費明府去思碑記　　明劉三元

夫人最真切者莫若思而思之最純懇者又莫若父母之
思蓋父母之於子乳哺顧復軫念饑寒且教導而玉成之

不遺餘慮然有利害所在灼知而弗克與除則勢必倚命於牧民之父母以故民之於父母情不能已則思篤其於牧我之父母愛不能忘則思更殷也使長民者若猶是秦越視之草菅輕之欲不爲聚惡不爲去則民有樂其去而去之惟恐不速者矣復何思方公未視事時煬竈爲奸借叢作祟民若在荆棘中者九閱月公甫下車即嚴城社雖一顰笑端肅不以假人至延見賓衆則抑貌謙衷未嘗不欲以和外柔順而內剛毅本精明而寓渾厚一時士民欣欣稱快迥跡往政真不啻出湯火而躋清涼再如邑中巨

蠹舊苦錢糧侵隱收頭胥吏中外交通民不被寬租之惠
國不享薄斂之名公口口澄計而蠹一清矣舊苦倉儲借
貸饕役婪民表裏相煽黔黎受青苗之擾廩庾有空匱之
虞公嚴示禁止而蠹又一清矣舊苦公差勾呼假威羣噬
忌器誰何鷸蚌尚未見決鷄犬先已不寗公書令自拘而
蠹又一清矣舊苦詞訟旁代朋比網誣左右夤緣兩造爭
走賄門三尺總憑阿堵公躬為訊鞠而蠹又一清矣舊苦
口口委驗鬬傷病盡或未識面捉影捕風多已昧心甚至
鼠雀之細隙竟致犴狴之久羈公親行驗理坐反惟平凡

井縊等項槩不發簡而蠹又一清矣不甯惟是去歲十月之望流寇獗猖漸薄城下公以鎮練之才晝則佩劍巡城夜則枕戈待旦與士民加意守禦其城社無恙鄉居亦獲有甯宇皆公力也種種善政於民無不聚之欲無不去之惡即父母之愛子不過如是即子之瞻依膝下恃愛於父母尚恐其不能如是故民心歡說方期公久任宏施以遂觀三年有成之效何意遥民不造而福星忽轉照也先是汾陽事久不理質成者多願之公公則百案如流一詞無鬱令民之抱欲而來者賞欲而去而汾人緣是起奪我父

毋之心今年春汾之鉅紳大老牘遍當路請調公汾陽遥
之士民聞風驚惶莫知所措思謁臺司泣訴控留兩邑相
爭如訟無□□□□□□□□俞旨已下而遥之慈母已
爲汾陽奪去矣噫汾民何幸而遥民何不幸哉去之日父
老兒童莫不攀轅號籲香案車塵絡繹不絶直至平汾之
界而公亦停驂太息徘徊不忍遽去公何以得此於民哉
公之德政可知矣公去矣士民計無復之謀所以肖像而
祀以見任隣封姑俟後舉且公之德政自有太史書之太
常紀之□然□□□奚足□□□□□□有望峴山而墮

淚者惓惓懷念豈爲私好德化治人愈久而不忘耳夫惠愛所遺人心感激即千歲之遠萬里之遙且益親益慕况汾陽□遥□里怙恃在望士民□□□□□□□□□□□旣去而孰能不思真切肫懇直以牧我爲生我而父母深情惟藏之永久而已茲謹撮實行之政與勒石之因以見公德政感人於不忘云公諱甲鑣號荆□陝西咸甯人登巳酉鄉試詩風高雅多題詠侯鐫陶志首崇禎六年癸酉夏六月穀旦立

張侯修城碑記　　明　霍　冀

自昔先王體國經野禦暴遏亂必先謹其城隍以貽萬姓
永世之利秦漢而降郡縣之制尤詳而城池之規畫益備
顧廢舉易湮而利害亦因之蓋其勢然也山西太原與雲
中相爲表裏平遥距太原僅一百八十里四境皆平原曠
野非有崇山峻嶺之固長山大河之阻而又當南北孔道
之衝其地素稱多盜不時竊發嘯聚嘉靖庚子秋北兵入
寇太原長驅南下流毒於介平諸邑時鄰邑無備者皆受
其裂害獨在邑士女幸免焉此往事之可鑒所共覩記者
然則城池非今日之要務耶平遥固有城顧歷年寖久城

多圮剝且女牆舊皆土築易摧而難守嘉靖壬戌仰堯張
公來視縣事越明年政成人和一日閱城而興歎曰茲險
之設所以衛民也今黠口匪茹奸宄潛窺可聽其頹陋而
自弛乎於是庀材畫工因能分役大城壘補其敝女牆悉
易以甎經始於嘉靖四十二年二月告成於四十三年二
月城堞延袤改觀屹立足稱金湯之巨險矣邑之大夫士
雷潔輩乃走書於予徵文爲記以垂不朽予嘗考之易曰
先王設險以守其國蓋取諸險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蓋取諸豫言險之不可弛而備之不可後也自夫人懷封

殖之私者多視此爲末務而罔恤乎生民之休戚少有顧恴之心者又每安常襲敝以待其秩之遷孰肯毅然獨任貽萬姓奠安之利如張侯者乎昔周公營洛殷人丕和春秋書城二十有九乃譏訶過半僃也蓋人之所甚不欲者財之費而其所甚弗堪者力之勞也惟茲城垣之修皆張侯思患豫防之圖勞民勸相之道上之舉之也實出於事之不容已而民之役之也皆安其分之所當爲是不靳小費者以樹宏烈也不恤暫勞者以遺久安也故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使侯欲爲之而義弗協

民强勞之而力弗堪將鼓怨而叢謗矣誰肯樂成而歸美於上耶雖然斯奚足以盡侯哉聞侯潔已愛人敦禮右學抑强以植弱廣儲以備荒裁無名之費釐靡文之習辨尊卑而别等威彰物采而絶陵替先能保障乎民心矣不然百度墮四維解徒險之恃君子得無遺議乎以故以仁爲垣墉以義爲藩翰以禮爲門戸以信爲鎖鑰培完固本以壯無形之險是又侯之用心而致力侯知之而人不盡知也豈徒築城鑿池而已哉侯名稽古字景渲别號仰堯陝之蒲城人也勒之貞石俾來者有所考云

岳侯增修城池碑記　明李甘

遥邑肇建唐虞界域并汾始名平陶後魏改爲平遥城趾周帀九里十有八步城門東西各二南北各一歳久易湮漸爲崩圮近歳北口愈熾廊廟議令甲科才望者寄命晉鄙疆土我侯首膺簡命自祥符移旌於遥下車風節懍然政主畫一數月治功就緒乃慮弭口無備一旦顧謂二尹中州廖君霖三尹東魯陳君詔幕史左越單君恩暨儒學掌教關中孫君從教司訓張君承烈康君偉曰當今烽火近秋險宜豫設於是集財鳩工遂分布諸司方次督令畢

夫丕作侯則總裁日遍省試首自舊隍外復掘塹深闊三
丈岸築縱橫堅壁橫堵俱穿銃眼更列巷牆以伏弩矢六
門外復建重門前後左右甃砌甎石正竪甎門扁親翰二
字皆主捍口意也門外又掘深池與四壁隍塹相屬下穿
以石上復竪木弔橋城垣四面量險夷倚牆閒增敵臺新
舊皆甎包石甃根底頂起重臺結構成樓亦留堞口四角
盤據壯偉周城共計九十四座傍城闢馬路照臺設宿衛
戍下城西門地卑城水所出乃聯石鋪底甃以堅闊石峽
門洞門樓起作高厰復慮守役弗堪乃編集守城夫役幾

三千人簡統帥定紀律各備戎服器械迄農少隙五日教塲一操教以兵家紀律之法分布城上城下司火炮金鎗并弓矢刀斧者各若干司巡邏策應者各若干十人一爨薪米器用皆豫取足縣衙自立陶冶置造大小火器幾萬件餘火藥火彈幾萬袋餘與夫應用之術皆出於侯之勝算明目親驗者也邑之東郭其修緝防禦亦例於此考自基命定命後先易買甎石灰炭鐵木工食與顧覓工匠共費一千餘金未嘗取諸倉庫動諸里甲乃勸借富民量力出辦其餘出自侯之斷案抵贖并三衙受詞於堂者亦並

入經費之需噫侯之布置精密爲國爲民宦途其僅見者哉先君子有云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甯侯之勞費於民者實可勞而勞宜費而費者也適以遺平遙千百年之安矣時以政績聲聞擢行松江有敵臺內城牆未及周圍包砌侯之心猶歉焉遙之士民請紀其實以示思慕僕適叨職邑庠甫越月仰侯懿範享侯餘澤際侯盛事慶幸甚焉乃會集生員程式等偕遙民者良相與述其顛末實迹勒石於不朽若夫循猷牧迹種種於民有功者固不可枚舉自有觀風者收採職史者揄揚名宦祠之仰待

矣侯諱維華字汝西别號三峰甲子鄉試乙丑進士直隸曲周縣人也

孟侯新甃甎城記　　明梁明翰

昔魯公築費齊桓城邢詩書春秋具載以著嘉績葢爲其重民社而固封守也平遥乃古平陶縣志載周宣王北伐嘗築金陵城於此後魏以太武名燾改爲平遥地平廣衍騎得成列西接輿嵐東連澤潞固冀晉之要區也第北去沙漠不千里戎馬易於蹂踐嘉靖辛丑北寇遂沁徑列營於東郊隆慶丁卯攻陷石州復長驅於城下四野舉火煙

焰燭天秋夜暴寒月明如晝殺掠之慘口不忍言城中爲
之奪氣一時人情洶洶城幾不保士夫目擊其變譁然倡
繕城之謀顧城計周圍十二餘里工費不貲未敢輕舉旋
值虜酋稱貢疆圉寗謐常情易於玩愒竟因循如故無復
有附士夫之議者壬申春孟公來尹茲土首閱城歎曰嘗
聞莒渠邱公不修城池使楚人浹辰克其三都君子甚非
之矧斯城也宻邇邊疆頻爲虜患今雖納款叛服無常安
保其久而不變是繕城之不可以已也士夫聞之欣欣相
告曰吾邑民社幸有主矣遂率里巷父老詣縣爲請公曰

修城吾分也願殫心圖之乃先正紀綱齊法度抑豪强集里甲敬尊經閣以興學校立旌善亭以勸民俗朞月之間令行禁止境內大治公知民既信於我而易使也於是始白之總督軍門方公撫院沈公按院賀公守道孫公巡道張公委縣丞韓公并李公主簿卜公典史趙公董其役計丈尺議工費算間架提稅糧約集金一萬五千三百有奇募夫七千二百名輦石於南山壘基三而易甎於陶冶作壁四仍併前尹蒲城張公所砌甎垜曲周岳公所創敵臺仍增高厚以拓規模興事於萬歷三年三月至丙子八月

告成雉堞聯延樓櫓矗峙峻垣深隍屹然長城天塹有虎
豹在山之勢且爲編保甲精器械廣儲積未雨而嚴牖戶
之防者罔不備焉是蓋竭一心之經營樹萬年之保障厥
功豈小補哉視昔之城費城邢者同一嘉績之不可泯者
也予因董事趙子繼祖輩之請敢忘其固陋敘次以紀年
月庶百世而下頌公之德者知淵源之所自猶覩甘棠而
歌召伯仰峴山而思羊子以識之永永不磨云凡典是邑
者不及備書列名於碑陰公諱一脈別號連洙山東東阿
縣人隆慶辛未進士

疏正中都河記　明雷潔

平遥古邦畿地蓋自堯為陶侯而都之也故名平陶後魏易名平遥其域南向緜山其山有大谷三發源連潰合流為一名中都河其河在城南面旋逝會歸汾水城東西北三面皆直列無依惟南面頓縮崛紘若龜狀然迫映此河世傳此城曰龜前戲水曰山水朝陽城之攸建依此為勝城東一河名魯澗自東引入城流縣衙側有華林園城中央有賀蘭橋名存地理若在可嘉厥傳魯澗衝湮溝塹不復入城滎潤已失地靈之一城西民厭水淹城北民饒水

利交通駕訟假以洪善驛決堤飲馬水之分壞此中都大
河當時主者不爲世計遂此河城東迤北淜渤飛流古先
建意拂沒殆盡邇來將城東北一角衝激傾圮保障深虞
先蒙大侍御三吳王東魯趙明降修整奈委不得人靡費
雖巨竟無成功歲值戊戌仲春月總理糧儲大參臬北畿
趙分守大參臬古汴劉分巡大副憲古汴鄭按駐謁廟誨
講畢愕歎陬縣俗惡財乏曰此一巨邑何乃爾諮詢闔學
生員李濮等陳言古城濱河決壞遺及城患並諸料理準
呈修復選舉公正者民成奈等禮招營督時署縣事汾州

經歷關中趙烈奉行間知縣濟南曹倖覲天歸治特委典
史關中吳欽督夫數百名躬倡耆民分緝役事未幾兩月
開河渠深七尺闊二丈長二里築堤長一百二十步高三
丈五尺闊一十五步起建鎭河禹王廟兩楹塑像莊嚴香
案俱備其成功之速若靈異者曹倖喜而作曰盍豎珉
垂爲永久旣査丈會等坊總小甲范文臣等前呈此河
永久南流以避城患旣詢槪縣里老鄉官舉人監生僉言
胥協乃命生記生不敏但生斯長斯爰喙與聞而槩述之
切爲吾邑慶曰易曰大過之時義大矣哉上之此舉誠爲

有過物者必濟矣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是天地者吾人之大父母天地山川非吾大父母之氣脉乎故建邦皆有占察以鍾天地之靈以毓生民之秀非特爲設守而已今疏順此河固爲城池計殆亦調護吾大父母元氣使之順而凡在育者或得萃順之萬一乎不然何以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夫草木尚以天地變化而蕃豈人禀天地之全由天地山川之靈而且英者姑覘吾邑曩昔未壞此河之前人材頡顯若前工部尚書裴見素輩進士任良才輩吏科都給事中任良弼輩民庶豐殷俗多順軌自決壞後惡逆

四出吉俊寥落民愈困憊雖人自履錯或者亦自大父母
乘氣中來也嘗聞時動而事起天運而人隨此河自經北
流後彼地之受澤者多壅為沙漠僥利之民反苦之可見
地道之欲變也趨事夏雨甲子而不連緜暮雨朝晴工無
阻閒此見天道之欲變也闔縣禮犒督工之人甚有施飯
飲出牛車而助夫力者此見人心之欲變也一事而三變
集焉城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會三才而無二者
其位育一邑之功盛矣雖然亦分內也張子曰大臣宗子
家相孔子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上之命修復者其善體

天地之心而斡吾乾父坤母之蠹焉耳韓子曰利名之大者上以之慮民之深者俟以之後之人不之體而敢攸決裂則不惟獲戾天地而有國家損壞城池之憲在焉故顏芹宮以兆思患預防之鐵鉞云嗚呼懋哉鑑哉

清虛觀重建玉皇樓記　明　張　廉

謹按平遥志云舊據縣治下城街北有曰清虛觀後有閣高百尺許前臨通衢後倚重城左連高真右聯集福他如太子寺慈氏樓若褒衣峩冠尊居層臺之上羣仙環列若拱若揖汾水縈紆若迴若抱皆在舄履之下其形跡之勝

蓋亦山川風氣所鍾焉既而星霜薦易風雨震淩居守失人廢者踵至棟傾桷陊藩拔級夷積爲瓦礫之場遺址雖存莫能復興矣成化庚寅春有一野衲雲遊偶見荒墟心甚憫惻勸化四方糾首施主義官房貴輩發己囊庀良材敦匠鳩工朝夕惟謹交相程督肇役於是歲三月初九興工於七月二十四日中建玉皇岑樓五間規模款制尤盛於前塑像莊嚴煥然金碧誠古晉第一之佳境也後有五祖廟七真堂三清殿八卦臺四面迴廊兩傍護持以及道會庖庫法醮器具咸一新之掄道士爲之提點師徒有衆

道俗歸一今既落成咸願書其顛末以成永久竊惟玉皇在天尊居無上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天即帝帝即天其實一也書曰惟天惠民又曰惟民欽若苟非設廟貌妥神棲將何以答天休而隆報本乎雖然一樓之修萬善之集於以晨香夕鐙朝鐘暮鼓上祝皇圖於悠久下祈生民於永康豐年稔歲政平人和則斯樓之不廢千萬載猶一日也故重爲之書以諗來者文雅比邱南徐州人崇釋道故於是樓經畫甚有條理其餘糾首施主工力匠作具列姓名於碑陰云

增修太平興國觀碑記　　明梁殿邦

不佞負氣頗狂素有景癖凡雲山林麓臺池園澤及諸方外勝景可以容散客肆長嘯率徘徊寄傲白眼時開塵懷一洗飄然欲仙矣嗣聞龍門司馬子長遊江淮浮沅湘涉汶泗過梁楚以歸而天下半入胸中頓欲學步邯鄲奈疆域羈人風塵阻客竟成虛願耳弱冠辱鄉薦劍遊都下所過名祠古廟道院禬林輒下馬登臨徬徨盡興飹心切爭雄天下而僕夫催我轉覺形勝之不留也下第來癖益甚而我陶邑惟興國觀頗堪屬目規模寥廓數畝有奇邃殿

深宮廊聯門接最後一樓樓上一閣高插青天彩浮白日
北屏恒嶽南礪縣山左帶中都右縈汾曲凭欄一眺雄視
四方交足以舒狂氣焉一日與客避暑其中但見重門曲
徑疊砌高臺長堵環樓小亭捧閣倏爾改觀道士進茶畢
告不佞日茲邀惠長者成斯美績幸辱諸君子德星聚臨
而古柏蒼蒼斷碑剝落願借言以勒諸石不佞以爲前廊
破瓦飄簷斷椽橫地亂草侵階狂風伐棟壞者未記別事
經營以失緩急好事者便欲募緣振刷豈知邇來水患頻
仍田沈汙沼民葬魚腹有不餘波相及者幾希坐視橫流

白骨而祟鬼域神棲憂民者之所動色也即起壞尤在所緩勞力傷財未易輕舉矣不佞因戲之曰高曠淸幽堪澄道念亦可以託跡幽人我欲與二三知已聯袂長吟登高望遠携淸風捉明月棲白雲攀北斗以養吾癖汝能於柏蔭深處長留一榻否韓太忻應聲曰諾遂索筆書之留以爲記

壽聖寺碑記　　明　魏雲中

稽昔瑞平四年奉勅核四方寺院宮觀有功德佛像者委州縣檢勘明白聞奏由是三司准汾州郡帖報平遥邑南

鄉西源祠村謝金吾所建寶剎於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案前平章同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禮部尚書參知政事弁牒中書門下奏請褒封特賜名曰壽聖寺貽跡其來遠矣而坐落在本村元武左鎮深澗右帶清流前障層巒後湧靈沼日午射影依稀鹿苑雞園露朝映綠恍惚雁堂鷲嶺固一方偉觀實祝釐勝所雖迄明三圯三修亦歷年或興或廢因之廟貌傾欹不免蒼鼠竄古瓦野雀宿彫梁倘鮮重新曠舉微僅聖不壽而勅創建盛典竟陸沈焉乃住持僧宗聖素處世勤儉常懷更進想遂與門徒正海商

確起工之由詎意徒師發願同一轍乎爰會衆糾首叩祈云此寺千門香火忍使風雨不除務虔心募建勿俾佛境化烏如淵波逐蓮落方可衆從厥議本僧隨擇吉審曲面勢先將正殿三楹暨佛像水陸金補周容嚴正如跂次及東廊觀音羅漢西廡地藏閣浮側厦伽藍護法腰殿天王金剛南亭門閣鐘鼓樓臺東禪堂西聖井比力整飭況復堡垣圍帀氣像悉極麗都西方世界不宛現東土耶夫無量之刼脫以甘露有漏之身覆以慈雲佛之壽於八世宏甚假重飾無因則聖容幾毁聖容滅即湮神道設教之意

法雨何由而注再造不興則森羅無像森羅冥未識片航普渡之緣慈風奚自而扇然則佛入中國固不區區於殿臺間示法身而前因後果引迷登覺又靡可離色涉空也所以鑄像醒世古寺褒名見佛益世法輪常轉應宜棟宇鳥革簷阿翬飛廉隅矢棘而基址苞茂今既丹堊竣工金光煥彩蓋踵昔增華矣千載下高賢達士目擊是境亦欣贊助良善如今遵古芳模敢觀本村形勝垂啟後裔功銘梵室德超海岸豈淺淺者謹志大明欽差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賜蟒三次古皋狠魏雲中頓首撰

梁氏義井碑記　　明梁殿邦

縣治東首南迤直抵城牆馬道舊有井焉不知所從來以其鄰范氏居也傳呼爲范家井云范氏詫爲故物一路邀惠井者輒苦傲睨色甚至譏謷聲與轆轤相和人飲恨深矣我梁氏以故多隙范氏一日聚族謀曰奈何不義氣徒以血氣爲哉日爭勝涓滴何如乞靈地脈之爲計得也因量力捐貲易李氏基輦甎石甃義井於舊井之東北偏工力泉脈差勝自義井成而舊井幾共棄之其波及無問誰

氏范氏矣獨我梁氏便哉我梁氏又豈屑屑自便哉一路
人心庶幾與范氏俱無物噫一縷之液幾何地效靈人自
爲力必以已出者驕人淺何甚也視古義漿之濡人又當
何如越役竣之四年議恐日益深而難溯論也乃述顛末
而鐫之石其同是義舉者及貲費基長濶詳識於左以吉
祥寺爲我家佛堂立之殿前西壁告我梁氏後且寺會見
中興佛如有靈尙點頭此石甘露我義井哉爲之頌曰鑿
井兮堯天漱玉兮寒泉地不愛寶兮世澤龍涎仁山慧水
兮共此福田

平遙縣儒學廣文題名記

明　梁殷邦

我遙庠前諸廣文不勝更僕數矣以無石以題名或其人能爲不朽得欒不朽其名哉雖名之不朽非以石而石亦能使名不朽之然啖名者不遂其貪哯名者不遂其廉穆然動人思焉榆次郭公名坒觀陽曲韓公名重臣分視庠政爲觀省計捐已俸剏隆碣造不佞記以修缺典無何安邑閻公名庚以孝廉筮庠政視爲先得我心不佞後先領之爲之言曰今廣文較國初差矣孰不迂其無所事事名謝寂焉似不若內外百職事聯緩急縣官蹟易著名易彰

之艷人題品也然名赫奕者不問官問人百職事瓜分治
法如兵刑錢穀勞案牘止耳而鑪錘羣品蠹魚諸務不兵
刑不錢穀不案牘勞而兵刑錢穀有爲之理案牘有爲之
清者則廣文是蓋百職事治中之人廣文人中之治誰非
關係世道人心哉獨冷官名也國初洪武二年詔天下立
學選任廣文果朝趾而重之非沈學嚴行不官入官者吏
治惟天子使逞逞難于割師席其閒卓舉者振奮爲名模
楷感發爲名建白憤激爲名忠義且崛起爲名臺省名太
史名卿輔顯爲名經濟名氣節煜雲一代後先相望即訓

我遥者如甯海葉伯巨高廟時上三大議切中膏肓雖其言不用至今器識之他廣文名能相輩邪不敢知名不能相輩雅不敢知第邇來資格顓無綠囊中脱耳雖然人能名之不朽自在也礌礌烈烈端軌樹儀光生臯比頑石有靈能載而衮之不然虛臯比頑石有靈亦能載而話柄之且今師昔後師今閻公名家隹公子偉期抱却與人甚坦易謙抑郭公長厚恂約非叔季儇巧中人韓公慷慨超朗頓令巽懦者辟易其所以懋師範備殊拔爲國儲人以宏治者自當駿乘往哲爲後事者立赤幟矣聖天子法祖求

賢又安知不尋國初意待廣文哉

平遥縣貢士題名記　　明　范道行

皇明功令特重制科惟進士得題名國學以示勸誡其諸鄉舉歲貢之在各郡縣者第私與題名于學宫雖非令亦國學之遺意司政教者所有事也遥庠舊有貢士題名石而無文以紀自嘉靖四十三年以迄于今士之蔚起者衆石不勝載而名亦無題矣如穆叔所稱三不朽士固有不恃石而存者然以循名攷實則是舉尤不可廢司訓郭君韓君慨兹缺典乃謀捐俸金礱巨石續刻若干士而餘左

以俟後來會安邑閻君以名孝廉來振鐸於遂嘉兩司訓
君意而樂成之石成則以屬記於余余嘗說周禮而識名
之所從來矣曰爲令聞嘉譽以別之是名乃古先王用以
觀髦雋風纓笏作其刷磨而動其愧勵能令九牧之內蒸
蒸然望來而趨斯熙載翊運之臣與助倫宣化之彥所由
盛也我國家之待士非獨富貴其身而又顯其名始進則
錄之賢書登用則載之仕籍及功施而績著則又紀之史
册以寓鼓舞驅策之微權視古益宏遠焉乃談者或以近
名憂士不知所謂名者果以弔詭潤非廣飾厚履之爲名

耶則名不可有如以𥿄行積伐騰茂蜚英盈塞乎天壤而

萬古不磨之爲名耶則名亦綦重已況夫名之隆卑不以

爵秩章晦不以歲代或據尊都顯垂竹帛之聲亦或散處

下僚而譽聞彰徹或焜燿當時溢於民聽亦或年世貿遷

而愈乃著白要之𧺝乎約成乎積非可以空文見僞得也

故曰名者實之賓也名之不存實將焉攷三君之爲諸士

題名意在斯乎夫士也備三物而膺賓興業已策名天府

矣而又勒諸貞珉垂諸永久爲世世觀覽勿絕其爲多士

慮至深遠士之登名茲石者宜何如自勵耶嘗攷國初令

每歲郡縣所貢士皆擇經明行修羣之入太學日課而月程之以次列其功能高者得補翰林科道與制科相參其典甚重即如先臣黃福其勳名德望卓然稱一代鳳麟不以貢起家乎士誠有若而人者奮與其間安知不破格用之顧可資格自限哉若徒筌蹄經史梯航仕進懷日暮途窮之慮而弗自表見則茲石適足爲話柄耳石不負名名負石豈三君立石意哉三君皆晉人留心學政爲國儲材以待薪櫄之用者將不可勝紀矣茲特其激勵之大端云

萬歷癸丑十月之吉

梁節婦墓志銘

明臨漳張錦

節婦元肅政廉訪使梁天翔曾孫旭之長女溫良恭敬慎而寡言出自天性且勤於女事父母最鍾愛之年十八擇嫁於榮祿大夫光甫元孫辯克執婦道無違親戚咸愛重之年三十辯卒寡居是時子公茂方五歲公興方三歲頭方八閱月欲從死奈舅姑在堂遺孤在懷無所依託遂躬紡績織紝夜以繼旦以給衣食居數年教公茂公興力農業支持門戶家道漸豐遣頤入鄉學攻儒業中成化乙酉鄉舉名動京師孫五人曰瓏曰瑚曰連曰璋曰珙秀發異

常咸節婦之教育也成化二年賜進士出身平遙縣知縣
田揄奏請於朝以旌表之詔未下而卒年幾七十舊墳在
縣治西南地名梁趙原周圍百畝林木森鬱中有石人石
虎石羊石望柱石過門碑銘剝落世傳元兵馬大元帥六
世祖彥哲之所卜也合葬節婦於墳之艮位送者及千人
鄉邦慕之頤抱終天之恨乞銘於予以示永久予以同年
之好義不可辭遂爲之銘其銘曰　出名門兮修四德
配名門兮不二天　上堂事親兮供甘旨　下機教子兮
希聖賢　孀居寂寂兮三十三載　流芳浩浩兮萬古千

年

惠濟橋碑記　　國朝傅山

合亭岡祠源兩水爲中都河略平陶城東北北西趨汾夏
秋山水怒漲人不利涉仍而津處日下木橋處實無橋邱
里亦時時言橋之往災稍有財施採石材擬橋焉闒茸撤
捩四舉四罷卒不能橋石材尋災廢沒近數十年中始謀
大作募財鳩工擬必橋之而不知其必能橋與否邑知言
者不必橋之成不必誰何可鳩也必橋之成之鳩必劉澤
民澤民往爲少年之魁任氣已諾四十長齋有所不爲勇

修人天福果膩顏氈帽高近尺藍布大襖青布齊肩線帶攤著簑布韈歸然古農按氣不任而已諾惟舊諾是役也矢惡誓痒瘌人有羣庶鳩勢則百人之瓢惜或一錢之吝不無跋躐夫劉來稍絡驛引謝于是權益專指揮益無所齟齬爰詢爰度爰遴匠石掘三十尺而弱及泉杆而得厥剛而杆之遂泉泌瀐疏濬乃土乃灰乃糅爐磁灑之澹之行墍行藉僅尺寸而鶩之始也呢吸鶩人笑之既而鶩躍堅入領之廣幾五十尺縮二百尺有奇而橋基成乃鼻乃椶廣二十尺有奇容兩牛車開獨輪推車一綽縮一百二

十尺而橋梁成費無慮七千兩有奇祠宇像設茶㯶庫廚分用少半準提三楹則澤民服田之力歟考之適余將遊先師山山深茂林百餘里中人畏爲倀夫劉指揮鄉導米鹽餱饘無聲而辦入山羣奚見山木修直可枝踊躍往折乃解行李出小斧與栞之睎彼其鏖糟揖讓一飯十起而小大無用有閒矣即綱紀橋事可知也不知其人請觀其橋是役也面勢定向實如溫生毓桂指生事形家者言也始終八九年募緣茶湯供給閱道人凡四而劉演和郭清甯兩人者最涓篤無他皆先勞瘁死今收拾落成者則侯

道人沖麓凡大事倡首者不得享其成功類如此哉庶鳩賢勞劉讓之不獨居功應貞諸邱里之言

棲真庵不爲大常住勖哉之碑　　傅山

粤若無我我所貝葉之空不同同之漆園之大支遁妙悟消搖望洋雲翼羅什精疏道德怛化咒番大量小量圓唯慧海之珠正因邪因周饒大洪之舌兜率一天雖示卑乎知足無生三忍一奚取於自然至于戒尸難迴而讀經不輟無方外方內孰瞬若多消亡太平風告而勝地峰揮阿世出世間同彌戾車悲仰忠孝爲佛種道基正定能喪

身失命慈悲諒捄梵拯溺筏勲非開國承家薄言開堂接
衆之場亦有創業守成之道一靖道旁豈三年而築舍萬
緣欲界渾二氏而包荒緣起守丹海泛蘋爲增上揶揄因
而知白潮音獨獲普門示見奚啻從東過西巔頂印可遂
爾自南還北願力精堅薩邱兩派悉不三心（誠蓮守性守丹）風雨一
誠協成十力奚暇金仙芍藥但爲玉局芙蓉蔬遺鼠壤爲
馬爲牛塵任獅吞無人無我四十年中荷利他來遥庇紫
霄之蔭百千衆過必恭敬止亦免青城之黥與人而已愈
有豈竊鈞術於詹何物歸而主不知致冀杓人于畏壘念

慈雲水往來龍蛇莫辨當廬米鹽煙火鼠雀易生精修梵
行誰子誰妻喫緊寶言曰慈曰儉金鞭火輪式臨有儼蒲
搏角盔長物無餘嗚呼道喪世世喪道奎沈黑業森森胥
紂絕六宮恬養知知養恬尺寸黃庭各各有無諍三昧朝
禮恪龍漢之年撥置閻浮提甲子谿谷秘牛闕之化和同
靜樂國衆生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大不勃谿惟無私故能
成其私私非囊橐上善若水勖哉道衆知常曰明道衆勖
哉龍池眷道下士僑黃真山撰并書

遷移學宮記　　魏裔戆

邑有學宮所以妥　聖靈而崇文教盛衰攸關誠司風教者第一急務也歷代建國設邑實首重之然而非其時則營建或以勞民非其地則遷徙或以拂衆又不若仍舊之爲愈矣余於康熙十四年仲冬膺　簡命來牧茲土下車之始展謁

聖廟維時學宮居縣治之東佛寺之後湫陋拘促目擊心動因有規模陝隘氣象晦闇之歎既而習儀於太子寺則見其規模宏闊氣色爽亮又有合作學宮之感至前此梵宮之爲泮宮孔廟乃昔蕭寺初不知也適在旁諸生爲述

遷易之故云出自明季崇禎閒王令所爲且指階下碑記泮池舊蹟歷歷在目姑無論未改以前科第蟬聯若何既改以後人才寥落若何夫以如是之宏闊以如是之巍煥以之妥　聖靈而右人文也甚宜烏乎易諸生復述當日之言曰太子君也尼父臣也臣不當先君是以易噫嘻亦誣矣考諸史册前代創業之主多有以宣聖爲百代帝王師者況以千百年不同時之人而律以君臣之義豈不謬哉時余方初任諸政務多未釐舉且值關陝用兵措餉籌驛之時雖有遷復之議而未敢遽見之實事也無何紳

士具呈學憲下縣查議釋子輩安土重遷憚於更易誣爲
佛寺原係故址之說欲阻衆議然寺之爲學碑版昭然求
一故寺之考証而茫無所有學之爲寺鳳壁昭然覓一頖
壁之遺跡而杳不可得諸僧俛首無詞不復置辯因據實
詳憲蒙示允行余用是倡率紳士協力捐輸其現在可因
者惟施修整之工傾圮無存者爰謀鼎建之舉若鄉賢若
名宦若櫺星東西兩坊不費民間粒粟不一載而次第告
竣矣迄於今殿廡重光諸祠鼎建宮牆內外煥然一新不
誠足以妥　聖靈而崇文教乎自是教化盛行文風丕變

科甲嗣巍於前代功業昭垂於簡編地靈人傑如操券而責償也諸生勉乎哉勿令釋子輩笑堪輿之悞人如余之笑王令者復以之笑余也是爲記

創建義學碑記　黃汝鈺

天之生斯民也知覺之性今古同然乃古民樸而多文今民獧而愈僿如平陶爲帝堯肇跡之基帝昔觀風四野聽鼓腹一歌此不過田間老農矢口出聲實足登兩漢之巔駕四唐之上可知古民無不讀書故無不能文三代時禮樂大備成周勞農之雅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而曰髦

言士中之翹楚也而出於耕耘之內又可知古之主伯亞旅無一非受田之民即無一非誦讀之士人第知三代以上兵農不分抑知士農更未分乎原所由然非古民之好學實先王之善教先王之教建學之外黨庠塾序隨地設立慎擇所師比閭絃誦詩書之澤宜其盛也降而漢唐人主以馬上得天下者往往緩於文事漢歷高惠文景太學猶未建理學盛於趙宋然仍五代兵革之後開基四代歷六十餘年而海內之庠序十不興一真宗即位潤色太平而猶曰州縣士滿二百始得立學其不及額者止許立孔

子一廟民生斯時共安固陋間有一二有志者非百室重趼千里負笈莫得師友奚怪乎士農日分古學衰息而閭閻小子多不識詩書爲何物也耶明興即詔天下立府州縣學洪武八年詔立社學宏治中令社學擇選明師民間幼童年十五以上者送入讀書蓋儒學所以教郡邑之博士弟子員社學所以教民間之童子入必先爲童子而後能爲博士弟子員是社學與儒學宜並重也明矣

國朝定鼎儒學之制悉仍故明舊規而社學尚有略焉者豈以家絃戶誦風教已廣凡爲父兄者皆能各擇所師以

教子弟不煩有司代爲之計歟夫延擇師友以教子弟惟有力者能爲之而有志無力者能不相安於固陋乎余承乏是邑竊慕聖賢富教之治凡弊有當革利有可興靡不曲爲振刷而導民嚮學尤屬吏治之要詩曰成人有德旣賴賢博士分任其責又曰小子有造非余之專責而誰哉於是捐資創立義學於縣治之南買鄧生地一畝五分周以甎垣居中建堂顏曰聖功左建書室三楹顏曰下學上達右亦如之顏曰孝弟謹信堂之後建堂三楹顏曰爲山一簣前有儀門顏曰入門之始儀門之西南隅爲大門顏

曰義學諸凡几案寢食之具無不悉備肇工於甲子之春落成於冬初計工千有八百計費四百五十餘緡崴延文行兼優之士以爲師官給廩餼以教貧民之子弟是役也財悉官捐故民無費人心悅使故工易興不撤他舍不礙旁居故事易就嗣是貧民子弟不必百舍重趼千里負笈名師勝友切劘一堂出負耒而入横經以庶幾於成周髦士之盛余將拭目以俟於其工之落成也而爲之記康熙甲子孟冬中浣之吉

義田碑記

黃汝鈺

凡事必謀經久而後不至于中弛此余於義學之後復有義田之舉也慨自社學之制廢而文教寖衰一二讀書談道之士多出自富家大族而貧民子弟曾不得與於詩書之澤夫天之生物何常繩樞甕牖之中不乏天資卓犖之士乃以家貧所限遂長爲農夫以沒世誠可惜也壬戌之冬余奉　命來陶下車伊始卽慨然以振興文教爲己任吏事填委綜覈書問錢幣徵發期會日不暇給次年春集諸童子而考校之寥寥不過數人夫陶爲古帝肇造之區而又去西河設教之地不遠幅員遼闊戶口殷繁號稱通

都大邑而弇鄙無文如此無論不能上擬鄒魯比戸絃歌幾與山陬海澨之氓同其固陋豈果地有以限之與蓋以土瘠民貧皆務本力穡徵逐微末以為生而有志之家又困于修脯之需啟迪無人遂不自振拔以至此也嗟乎文教之盛衰風俗之隆替係焉身為宰牧而聽斯民之自為勢必蔑棄詩書罔識禮教數傳而後將有以讀書為迂闊者能無深痛哉爰于甲子之春剏為義學恐其久而漸弛也落成之後復購地若干畝歲計所入以為一歲館穀之需地歸文會坊免其差徭正賦則輸之自官蓋以捐地無

多租粟有限不堪公私並出故也今後先生登臯比之席以與一邑之子弟稱詩書說禮樂春誦夏絃以漸幾比戶絃歌之化庶其久而不廢乎雖然古今之事變亦甚難定矣屈指秦宫漢闕鞠爲茂草白鹿應天時有廢興滄桑之變人所同慨余敢恃此區區者爲足垂之永久哉所恃後之君子諒余經始之心從而栽培之又從而增加式廓之傳之世世而勿替而發蒙振聵則又在諸名俊之敬恭桑梓朝夕訓誨以無貽後人羞是則余之所惓惓者也爰爲之記尹郇馬鋪民地四十畝七分一釐價銀四十八兩八

錢五分集福里五甲人張斗星賣今歸文會坊一甲義學每年輸租二十石三斗五升五合佃人張維傑契劵禮房存案上西門外五里民地二十七畝一分三釐價銀四十兩五錢宣化坊三甲人范玉振賣今歸文會坊義學每年額租一十三石五斗本人租種於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內增置契劵禮房存案認糧一石六斗二升七合八抄旹康熙甲子孟冬中浣之吉

創建西河書院碑記　　王　綬

國家文教休明義摩仁漸垂六十有餘年東西朔南山陬

海澨莫不向化來王自書契以還撫世御民蓋未有若斯
之盛者也而鄒魯文學流長源遠
聖天子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嘗深觀化原以學校爲人倫
之本倘教訓或疏名存而實亡則士行弗端何以爲久安
長治得賢才厚風俗之計於是
御製訓誡士子文俾十五國內外誦習刻厲以相效法維
時我三晉奧區奉　命來撫者爲中丞燕山噶公軒車行
部與學憲閣學清淵汪公前後觀風至此念平陶古帝堯
氏封域民樸而思深誦讀之子不可以無肄業地往者旣

爲義學於城內外凡十一區以訓童蒙其大學之士於進
修爲尤重是烏可以聽其缺略而不爲之所耶綏不才承
之茲土受事之日承中丞嚴命諄切以邑當煩擾需人甚
急乎今請
上命移爾往治疆井田廬民依屬之敎化興行風俗屬之
爾其夙夜敬承以盡厥職綏每端居深念仰體我
皇上作人造士與中丞公宣化承流至意乃伏而計之昔
三代盛隆學校之設自八歲與十五童幼成人莫不令之
灑掃修齊爾時民無樸秀皆有君子長者之行兩漢以來

猶爲近古以故文翁在蜀絃誦之化擬於鄒魯今吾平一
彈丸邑耳旣有社學以訓其子弟而貧寒之士負笈執經
者苦於無門豈所稱爲良長吏之義乎遂於治西南卜善
地一區捐俸輸金量材度工爲起書院考禮記所云退老
西河爲文侯師故事卽於院中祀　卜魏國子夏夫子尊
遺教也列祀宋丞相少師祁國正獻前平遥令杜公衍明
平遥縣儒學訓導葉公伯昇今中丞巡撫噶公開學學院
汪公報德崇功不忘所自也祀成之後諸生歲時瞻拜修
其香火令長以春秋上丁日致祭如　文廟儀仰名賢之

餘澤爲後學之典型述往思來以成盛事爲後閣五楹東西廊各三楹前一方亭亭開四面列以曲欄前爲正堂三楹卽建祀者兩廊如後閣皆各三楹前爲中門又前甬路南爲大門樹以松楸槐榔後列庖屋數間聚邑之青衿儒士若數十人誦讀其內禮聘朝邑鄉進士劉思齋先生涵晨夕課訓說必程朱文則歐蘇秋闈歲試鄉薦食餼漸有其人暇日進諸生徒而語之曰若知學之爲說與夫書院之所由設乎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孝弟仁讓而已矣誠而已矣敬而已矣詩書之所紀載聖君賢相之所敬求

此物此志也今吾與子生文明之世爲孔氏之徒研經繹傳孜孜矻矻夜以繼日以其所得發爲文章如董之醕如賈之茂不媿於古如胡之健如歸之雄何慙夫今斯不亦盛世之瑞而邦家之光乎姑無他論即我平陶片土中都一曲麓山千仞自唐堯以迄今日不知幾經歲月矣暇日登臺遠望俗儉而力畊蓋伊祁氏之餘風也東顧荒邱則周卿士尹公之高塚在焉文武吉甫萬邦爲憲非五百年名世中興乎祁公正獻望隆宰輔作令於茲其繼西周而起者政蹟如昨日也南訪超山北臨汾水元遺山傳徵君

之貞石誰當嗣之士苟有志千載為烈岳岳淵淵求為不朽者而已矣唯夫子之告卜子曰為君子儒唯卜子之論曰賢親君友必謂之學聖宗賢旨不外斯言此則余一日守土之責而與諸士相期之至意非僅區區弋榮名希金紫遂以為不負 朝廷不負詩書不負師友已也若其擴而大之引而伸之倡明理學如鹿洞鵝湖魯齋東林故事則余風塵下吏所仰止而不逮者尚以竢夫後之君子相繼而興起焉庶幾卜子之遺澤而斯院之長存矣思齋曰然請書諸石以告將來

創建文昌閣並鑿泮池起雲路碑記　康乃心

吾友蘭州誠亭王公於康熙三十九年來令陶邑下車之始朔望春秋謁　夫子廟周睬牆垣見櫺星門外促無餘地慨然曰泮宮教育人材之所是宜宏衍深長如平沙列幕千官鵠立方可以發揚士氣開擴文明今數丈以還卒雍塞鬱抑如是豈所以通神路儆儒風乎即捐俸金於廟之南築臺基建坊表曰雲路路南鑿泮池池上跨以長橋甬路直前達於南城上登之平楚蒼然若出天半又日聚諸生於西河書院而嚴課訓之乙酉省試遂有以第二人

魁三晉者風氣相感天人交應蓋如影響然未幾復念天下廟學往時皆祀　文昌而此邦之祠乃列諸北城上地師家以辛巽爲文明故郡國之祠多在東南北之爲義奚取乎則又於廟東少南雲路旁高起層臺可五丈許上祀　文昌而肖奎於北以顧學宮有工部詩最近魁象之義焉都人士感公之德服公之教而樂公之創舉非常爲陶萬千年興育人材計也將勒石以志不朽而余適自燕山歸遂命一言以述之余考史記天官書斗口戴匡六星實爲　文昌疏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而蜀郡梓潼之

書雖出好事家筆記然桂籍啟靈時或見於他說者往往
不虛楊維斗先生庚午禱文其一也至如奎星或名曰魁
以爲北斗之首往問諸先外舅徵君路天石先生先生曰
非也奎壁二星精耳今公此舉仰則取象於天類則取法
於地中則責效於人風氣同合人文丕煥吾知陶之偉士
奇才應運而起如馮翊守孫楚父子裴冢宰誨梁五路飛
卿杜沁帥文定任太史李郡丞粱元鎮諸賢爲龍爲光釋
褐而遊帝里垂名竹帛異代流芳將取諸左劵而見之指
顧也公爲人直爽磊砢負奇節學識淵茂弱冠舉甲子鱗

元名蜚關輔今一行作吏而所見諸行事者卓犖如此文
翁叔度庶幾近之矣遂述其始末而繫之以詩詩曰平原
漠漠中都回汾水奔流抱麓臺青山如畫縣城開夫子廟
堂在其隈諸生以次集英才虞夏遺文抱古槐豁然雲路
煥風雷天衢直上休徘徊桂子飄香遍九垓杏園春色望
君來 詠雲路 層臺高起碧琳宮戴匡斗口青濛濛將相還
司祿命中日月光華無始終黼黻玉座亮天工陰隲下民
造化同諄然子孝與臣忠桂籍蘭堂呼吸通七曲名山禮
梓潼烈日嚴霜香殿崇爲憐末劫啟愚蒙皓月當天旭日

紅底須春燕與秋蛩有道文章天鑑公白頭老士悔雕蟲

高才薄行空復空帝之來兮御長風封陶故國草莽莽祐

我諸儒啟玉瞳董醋賈茂似霓虹近連王屋遠崆峒紫霞

如蓋仰穹窿　詠文昌　閶闔彤雲啟九天龍章帝遣照汾川

璧耶奎耶浩無邊斗光星燦何巍然釣鼇海上見青蓮獨

有高材捷足先乾坤樞紐同嶽淵非人非鬼亦非仙倏忽

六虛橫八埏孔壁汲冢鄭毛箋願君顧我奏甘泉下視齊

州如點煙茂宰神明才且賢瓣香一祝泮宮前雄筆長窺

鉅似椽萬斛珠璣湧地焉何用黃金富賈錢圖書秘册是

艮田漢殿春深夜似年請隨乙老授洪篇詠奎星

古柏圖詩跋

康乃心

吾友河南張潛谷嘗語中嶽漢柏云爲孝武封禪時物其奇其怪其古其大其蒼茫渾穆實非人世所有余亟欲一往觀之而未能也今春自燕山計偕歸道出平遙適故人王誠亭先生作令於斯下車就訪酒酣話舊因及邑中名勝事先生曰茲地山高水深他無所得吾爲令數年自超峰麓臺外獨有胡郕萬年古柏暇日共晨夕耳遂遲余共胥朋往觀柏在古觀中觀即以柏僊名周圍可二丈五尺

許光怪陸離曲折縱橫岳岳茫茫人對之不敢逼視其西去一枝幾欲墜地前人以石柱擎之石入柏尺餘拔柱離地如龍之爪物者然石有字志之爲金泰和七年其傍南二柱一爲嘉靖三十年一則漫沒不知歲月矣徘徊俯仰遂擬柏梁臺體爲古柏行以附工部孔明廟作之末公亦解衣浮白謂座客曰此柏數千年不遇吾徒幾空老荒邨矣郎走筆爲歌而吾友浙東陸子左臣自湖上來方居公幕中亦放歌成篇以紀其勝余惟公得柏以爲友柏亦因公以得名何其幸也密縣白松不知幾千萬年自歷下先

生偕諸子詠之且繪爲圖以刻諸石而上古仙靈遂得與海內共睹公亦胡弗爲此作古柏皇甫元宴令石根銅柯一著人間也哉公曰是吾志也遂磨石一片後圖前詩刻而表之仍以甎砌爲臺以護柏而立石其上焉後之賢人君子名公騷士驅車行邁過此邦者或來訪勝探奇與嵩陽三株南北並稱則公與柏且同壽天壤矣召伯之棠不過是也

遊麓臺山記

劉涵

自過嶺越上店以東北皆曰麓臺入由蘇家莊越三嶺或

升或沈或騎或步十餘里最高阜曰田家坦風漸多峰迴路轉又上五里即麓臺中峰日在城中所望見山至此皆西北俯視而東南萬山重叠如踞下一澗東北去割麓臺不與東南山連山無林木草色瀰天滴翠襲人襟袖衆壑參差千岩一色幾欲目眩山根石紫黑色如壁立頂上方石平置纍纍如九層臺麓臺得名或以此峰東偏因石坪起廟六楹前樹松一後二中祀神名潤濟侯碑云王允姪王浚化於此山語多誕按祁縣志云浚允子仕魏官太尉封南鄉侯誅司馬氏不果死之鄉人竊葬於麓臺立廟祀

之并祀其母與妹後人禱雨輒應然則廟以報忠臣忠魂爲茲山主理可信無疑者供案下即龍洞如井深不可測中多横石齒擨捩不得下洞口但時時作風雨聲寒冽逼人山高風猛小憩即下山之陰嬰溪出焉東北流入深壑及出山由東崖窯抵陰溝村石壁夾立水聲潺潺泄出即志云晩照處也灌嬰廟在溪東二里名利潤侯廟亦以禱雨有應故也世傳嬰從高祖征陳豨駐軍於此故立廟祀之神貌巍峩面紫黑怒目鬢髯皆張冠皮弁垂紳執笏右並祀其夫人冠鳳冠衣宮衣嬰澗之名或以灌將軍故耶

此行僅得張中宿先生詩二首而麓臺夙願始償太抵山極高藏萬疊中荒古岑寂遊人絕少謝康樂所謂昏旦變氣候左太沖所謂荒途橫古今者是也時同遊之士爲余門人梁敏梁淑張道遠楊之楨趙愛旭崖窑村霍振乾則東道主人攜酒以從者丙戌四月二十六日記

與王誠亭先生書　劉嵋

適從冀郭村來見慈相寺碑一大者約過丈餘題曰大宋西河郡麓臺山聖俱寺碑銘並序慶歷六年書字體端楷骨幹如鐵迎日視之光怪瑑璃惜下半爲雨激碎失其姓

名文字亦不完側北宋崇甯二年夥人題名草書如碗大
側南上宋建中癸未題名下政和乙未題名字如北碑陰
上文宋景祐二年吳郡張伯玉書下皇祐二年記沙門名
約百餘乃知傳聞漢碑之誤也對立一小碑金明昌五年
重修寺記安泰撰書中敘塔之由乃唐西極大士曰無名
師肅宗詔至京因寂於京詔還山至宋慶歷其徒砌塔約
高三十餘丈郎志所稱麓鏡臺又知舊名聖俱創始甚遠
至金改名慈相而志曰慈祥不惟遺漏名跡並訛傳至此
可歎也寺門外並立二碑西丞相張天覺無盡居士撰刻

南玉泉山寺關將軍廟記東爲僧衆塔記金泰和元年承務郎前汾州觀察判官雲騎尉賜飛魚袋趙大端撰平遥主簿嚴坦書字八分體寺東一破庵東牖下卧一石泰和二年南莊逸民趙大端留題碧鮮堂云寒陰鑠碎暗僧軒玉立森森翠滿前墜露修梢雲影溼破綳春笋綺文鮮雅宜泠映梅溪月尤稱香浮茗竈煙清夜沈沈正成寐恍疑飛夢繞淇川跋云泉公喜公種竹成叢因牓堂曰碧鮮門人介山王某跋小楷書剝落不堪讀西牖下小碣上畫慈相寺圖下聖水池記云水醫眼又名眼藥池池不復存字

亦剝落不完依希識金明昌元年麓臺老人數字總計大
小六碑皆當墨榻而寺荒涼止一僧作主其規模當盛時
真是一大叢林沙門不下二三百而大人先生過平遙者
必遊麓臺遊麓臺者必憩慈相寺如此等題詠皆宋金兩
朝人物又昧趙大端言或似吾邑人爲汾州判官而府志
不載又不知麓臺老人爲誰非親到其地僧不知八分書
又不解何碑當榻何碑當鈔終不了了也歸過棲真庵訪
傅青主先生碑乃八分小篆更可怪者陸狀元親筆一王
山史徵君親筆一許時庵先生詩一皆炳炳蔚蔚爲斯地

增勝而道士乃云無古跡轉帖之不能了事如此此事至重先生爲陝名人康孟老又操筆二美具矣千載一時也不一一搜剔令古跡湮沒于荒煙蔓草如慈相棲真者可不愴然耶愚以節孝風俗地理水泉財賦問邑之賢士夫任以採訪至名勝之區廼當力往探討總之舊志疎略殊甚我輩今當慎之先生裁度如鄙言可採即遣墨刻匠二三人來問應搨碑如何

贈劉伯題武舉序　范鄗鼎

平遥縣李生何言字省天予同學天生先生長孫也相別

三十年有奇一日不憚四百里而遙特謁予求爲文以賀潤卿予歎曰老夫抱病閉戸二十四年矣雖小小著述頗有題識至應酬之文非惟不能實亦不願肯天因出傳公他先生石刻一張爲惠濟橋碑記倣魯公筆法法神魯公記平遙城東門外中都河創橋始末皆劉潤卿之力予交公他久深知公他老文章記述多質實斥諛聞惜墨如金猗嗟潤卿何修而得信服於公他如此噫予刻廣理學載河南呂忠節啟乃父封吏部公創廣仁橋一事私心向往者久之潤卿其得我心之同然者乎肯天又曰公他此記

就橋論橋耳潤卿爲何言舅氏言頗知其詳先是舅氏年四十艱於震索康熙辛亥建橋明年舉子邑人且喜且驚羣贈以嘉名曰橋字曰伯題伯題生而穎悟異於凡兒舅氏爲善益堅益擴鍋嶺建塔培文風改射圃平塗徑修蘭若葺市樓種種義舉更僕難數其最者邑侯黃公收一切平林隘巷諸嬰兒令卿經管委曲周旋多方求乳母保青之孚又憶廣理學載陳幾亭家矩內布施須有條理如修橋補路實實有便於人者則爲之不厭如僱覓乳母收養棄兒之類勤勞不怠於今成廣陵散青囊書矣潤卿能爲

之宜乎邑人士口碑僉有劉氏天祐申命之祝也今年冬伯題方弱冠乃以射雕手揚鷹才登庚午榜邑人王承裕閣丞福程雲步楊應全制錦軸以賀省天是以有謁予之役予於應酬之文固曰不能矣不願矣然予所刻諸外篇皆載此等善惡報應之言之行爲四民說法信如子言與公他所記皆可入而備予外篇之選者乃告省天曰予不閩陸務觀之言乎爲善望報市道也君子恥之此爲未明道而先計功未正誼而先謀利者之戒耳若六經所載積善餘慶見於周易惠迪降祥見於尚書古之聖賢未嘗不

以此動天下爲善之心而開天下行善之路也子往矣寄語潤卿橋梓繼自今持予諸刻外篇酌而取裁逢人相勉此志不容少懈亦豈肯以今日得報爲駐足之地乎惟爾肖天爾祖天生積德好善天眷有待爾尙睹爾舅氏之有報聿修厥德永肖天生念哉

重修明倫堂碑記　梁潢

訪古明倫堂之設崇師承厲風教由來尙矣肇造維艱繕葺亦靡易易自昆明王公攺修之後多歴年所風雨不仁瓦木蕩然幾鞠爲茂草一二長吏過於自好傒衆爲政不

者大役難成恐中廢作者不任又不者見事風生輩議論洶洶當事慮貽口舌尋以衆阻徒增悼歎邑侯張公海內名宿下車之始輒以絃歌陶邑爲已任居無何更制立法便而約數十年蠹政一朝頓替南陽朱季迨其流亞歟月旦與諸子衿論文砥德有白虎觀遺風我遥文運勃焉蔚焉公目擊學宮之傾圮遂慨然曰明倫之地風化攸係曩者崇大凌霄今且廢矣遥邑蠻觸負氣棘闔厄塞者毋乃斯堂陵替之故耶謀衆報可捐俸鳩工邑中搢紳暨博士弟子員竭蹶輸貲共襄盛事經營得人不日觀成創始

於辛亥南呂月告竣於黃鍾月正堂五楹其序相翼其筒相偶備矣奐矣先王之教在焉一邑之觀在焉都人士遊於斯憩於斯講習於斯體 聖天子崇獎廣勵之意樸者秀梗者艮競奮於禮樂詩書之盛者咸我公之明德也拮据顛末屬予為敘予一老雕蟲日泥鄒魯曾家言夫何敢詹詹邑多士樂睹茲役之成而賢焉各佩德以詠其事予聊述以告後之同志云公諱恪字康恭三秦涇陽人也康熙十年秋九月吉旦

平遙縣重修城隍廟碑記

張開宗

從古建邑衞民則有城因土作城則有隍有城隍則有神明以默主之凡雨暘寒燠年穀豐登以至彰善癉惡使民敬而畏之以補王政所不逮實所以保障一方庇護萬姓也廟而祀之不爲瀆矣陶邑有唐虞風教之遺麓臺超山峙其東南汾河流其西北其民樸其俗儉無淫祀之是崇惟獨城隍一廟規模宏敞結搆莊嚴奉之維謹歷有年所近者風雨蝕而鳥鼠穴垣墉棟宇半致頽圮豈人心之所安哉抑亦天時人事有未遑耳余同年友誠亭王先生奉
天子命來宰是邦爲政一本經術不爲水不爲火仁以

育物敏以集事敬以持躬誠以事神數年來建書院議社倉革陋規絶私派興行育德百廢具舉民於是乎安其俗樂其業以致上格天心風雨應時而二氣和而五穀登僉曰此民之福宰之德也乃宰不自德其德而歸其德于神將以捍災澤物默佑我民人惟城隍之神實式臨之今者官無繁政民有餘閒則城隍之廟雖翬飛插雲丹彩眩目而不爲瀆乃捐清俸以倡厥事邑之薦紳先生及博士弟子員下逮遠村僻壤耆老農夫皆輸將恐後不一年而工已告竣規模結搆視昔有加豈非出于人心之所不能已

而敬畏之情深乎語曰盡人之道而聽命于人盡神之道而聽命于神蓋言幽明一理有感必通也斯役也人敬其事神鑒其誠明德報功實足以當之矣遂為楚些俾歲時鼓歌以告虔焉詞曰　唯茲遐方兮　肇自陶唐兮　麓臺之蒼茫兮　汾水湯湯兮　有赫者隍兮　不顯其光兮　廟貌輝煌兮　袞衣繡裳兮　雖風雨之不臧兮　俾我祗庶心傷兮　茂宰循良兮　念茲烝嘗兮　聿新其殿廓兮　無怠無荒兮　歲時以趨蹌兮　春露與秋霜兮　載雨載暘兮　禾黍穰穰兮　俾婦子之安康兮

承祈報于無疆兮

